



許墓
外墓
四方
禮記
記
樂
論
道

~ 16
2346
8



和
號 2346
卷 21-8

記言卷之四十三

許氏先墓碑文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
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行典艦司別提宣
教郎府君碑

公諱擅字士牙姓許氏孔巖之世也高祖諱靡
襄陽都護府使曾祖諱薰陝川郡守祖諱瑗義
盈庫令父諱磁議政府左贊成母李氏貞敬夫
人 太宗長王子讓寧大君諱禔之三世孫也
明武宗正德十五年二月公生博聞強記潔身

高行先贊成公當乙巳事以良善多連死每爲
上言之用事者疾之卒以譖見放心憂薨歿於
北邊之洪原公哭之三年以善居喪除典艦別
提任公說語公曰汚俗爭名清士恥之公即謝
去遊江湖四十餘年公歿將百年有耆耇長老
猶稱說西湖處士而陶山李文純公追和公遊
西湖絕句作小序言公志行云云七十三歿作
歷代史鑑三十卷墳墓在漣西世葬令府君墓
後公歿之後八十年今 上元年孫穆爲右議
政推 恩公追爵左贊成宜人姜氏爲貞敬夫

人夫人墓在後夫人籍晉州文良公希孟之後
而順天都護府使台壽之孫金文敬公安國之
外孫也夫人少於公三歲而後於公十一年八
十一歿夫人旣族大而舊彌年壽考大家遺風
餘教家法古事至今在子孫者皆夫人之教也
有三男一女男喜亮喬女適宗室春城正偉亮
萬曆十六年進士喬初仕 宣祖世官不顯終
抱川縣監追 贈領議政喜子冕亮子厚尚衣
院正喬三子穆右議政懿松禾縣監舒寧越郡
守庶出子女五人操安皆無子死達今年六十

順以武科未入仕而死女繕工監役權復古妾
冕子翼二壻嚴協李以健厚子翼二壻申冕宋
孺徵庶出子昇又二壻洪尚亨金行遠穆三子
翩翩翩翩安峽縣監二壻尹昇禹鄭岐胤岐胤
內資寺直長庶出女二人壻李溟懿妾子三人
皆早歿次子翕娶妻居靈光舒四子狝翀翀
狝武科嶺南右節度虞候胡恭陵叅奉二壻沈
根趙恭胤權復古一子權武科未入仕翼子戩
早死其妻朴氏以節行 孝宗時旌表其閭

祖妣貞敬夫人姜氏墓碣陰記

祖妣姜夫人籍晉州姜氏九世七公一學士一
都護自高麗末門下侍中昌貴文敬公君寶都
評議司事著政堂文學准伯戴敏公碩德文良
公希孟右議政龜孫順天都護府使台壽自文
良公以下高曾大父三世皇考諱復早世夫人
長於母家金文敬公安國爲外祖也嘉靖二年
癸未十二月十五日夫人生十四年丙申歸于
我王父別提府君府君諱檀字士牙實爲左贊
成諱磁之冢婦時金安老用事贊成公出黃州
二年及十六年 文定垂簾而贊成公五十六

卒於洪原後二十三年貞敬夫人李氏八十五
卒又十九年別提府君七十三歿夫人已七十
至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夫人歿自嘉靖癸未
至萬曆三十一年為八十一歲夫人族大而舊
壽考益尊凡大家遺風餘教先古分族別宗夫
人庶傳古事親戚子孫皆就聽焉夫人歿七十
三年孫穆 上之元年八十一為右議政推
恩先代夫人為貞敬夫人夫人歿之時穆才九
歲長男喜生冕皆早世次女適宗室春城正偉
我 康靖王諸王子益陽君之孫也無子次男

亮萬曆十六年進士亦早世生厚尚衣院正少
男喬抱川縣監追爵領議政生三男穆右議政
懿松禾縣監舒寧越郡守又有庶出子女五人
操安達順順武科未入仕而死女最長繕工監
殺權復吉妾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
事行通訓大夫抱川縣監揚州鎮管兵馬
節制都尉府君墓碑

公諱喬字壽翁又字維嶽姓許氏本陽川人庫

令諱瑗之曾孫左贊成諱磁之孫 贈左贊成
諱檀之少男母 贈貞敬夫人晉州姜氏中古
相肅獻公龜孫之曾孫也明 穆宗隆慶元年
八月二十一日公生少受業於守庵朴枝華先
生先生花潭徐敬德先生之弟子也先生八十
餘聰明不衰公請問修鍊之術先生曰有遺世
獨行之士或為之非學者之先務也不言 昭
敬王二十五年有倭寇國大亂先君子避亂峽
北七十三而歿歸殯漣上時兵革不及兩湖西
境太夫人七十餘而親戚家累孤寡百口轉客

湖右勤身備物返而營葬觀者歎息曰善乎孝
子之葬親也萬曆二十六年我 昭敬王三十
一年公三十二有宰相金公命元薦其行能除
軍資叅奉時賊既退南北官兵皆集京城公分
掌匪頒軍食累轉司贍濟用奉事直長為判度
支所不悅罷二年太夫人八十一而歿既三年
為義禁都事遷繕工直長明年 昭敬王薨掌
凡輜攢諸小事既殯以疾改閑寺為內資直長
供薦羞豆實三卒哭明年以司憲監察為陽城
縣監邑稱治一年移高靈陽城百姓上書都堂

乞留不得高靈有僞訟者退而語人曰明法禁
僞果有若人願一見而謝之傍縣有殺人者有
有力者持之久爲疑獄公爲推官鉤問兩造殺
人者詞服而其他者流涕叩頭郭公再祐聞之
歎曰後世必有陰德云四十六年公五十二爲
居昌縣監時有大獄許公擘已歿而其子孫嘿
嘿連坐當死公以前世舊義至都下問禍難皆
免死流海島握手泣謝託其妻子焉三年移山
陰前爲倅者用事者之橫子弟也百姓苦之公
至則峽中父老相喜曰乃今復見古太守之治

也天啓三年公去山陰家居時國有反正之事
李文忠公復入相公私相見曰雖功業蓋世清
士恥之相國改容歎之語人曰東崖公有子孫
如此人云 仁祖四年有 啓運之喪尊崇之
禮未舉而猶用輜櫓而殯疑其制以爲 先王
之殯掌工作者某也召問之謝不對而去十二
年冬 惠陵之葬公爲抱川縣監供橋梁小祀
之牲嘗有疾而劇其十二月二日歿於官壽六
十六疾病戒不肖曰布衣而殮葬先人之次足
矣敬受之母違已化者心以明年二月葬連上

族山北隴李文忠哭之曰撫恤宗族至誠不怠
吁其仁也庶與七邑棺殮無物吁其貧也上不
負賢祖考下又有賢子姪浩然返丘隴如是而
足矣公庶治七邑無一營立產業常鼓琴樂稀
音古調有時撫琴歎曰平生自期如古人老無
知己干斗筭之祿與衆人同趨平生甚慙教子
弟必曰見利思恥聞義必勉毋自尊以媚人每
過朴枝華先生舊閣必下馬曰少時趨敬之地
老而不敢忘也有僕隸死者必解衣具棺謹其
葬埋曰不足酬服役之勞衿川時從兄有子女

死出殯於江上不肖以久病不視殯隣有客邀
相語歸則責之曰一門之內哭泣如初非不得
已不肖不肖聞命竦然至今老死之年訓戒在
耳不敢忘者也夫人羅州林氏外祖禮曹正郎
諱悌不肖兄弟三人不肖穆最長公歿今四十
四年穆爲右議政推恩公追爵領議政夫人爲
貞敬夫人次懿松禾縣監又次舒寧越郡守庶
出子女五人男操安達順順武科未入仕而死
女最長而爲繕工監監役權復吉妾穆生翽翽
翽翽安峽縣監有二壻尹昇离鄭岐胤岐胤內

資寺直長懿有妻子三人父亡而二子連死中子翕以寄贅居靈光舒生翬翬翬以武科爲嶺南右節度虞候胡 恭陵叅奉壻二人沈根趙泰胤權復吉子獲又以武科出身者也

先妣貞敬夫人羅州林氏墓碑

先妣羅州林氏東都大尹諱鵬之曾孫關西節度使諱晉之孫禮曹正郎諱悌之女大司憲贈領議政金公諱萬鈞之外孫也萬曆三年二月三日先妣生十五歸于先考許公諱喬字壽翁萬曆末累官大嶺之南有遺愛卒無顯者推

挽終抱川縣監當崇禎五年十二月二日其後十六年七月十日先妣歿又二十八年不肖穆當 上之元年拜右相推恩三世先妣爲貞敬夫人穆不孝不能生養以禮令父母皆歿雖祭以五鼎之饗又誰爲悅不肖兄弟三人穆懿舒穆右議政懿松禾縣監舒寧越郡守穆生三男二女男翬翬翬安峽縣監二壻尹昇高鄭岐胤岐胤內資寺直長又妾出女二人壻李溟懿妾子三人二人早死其次子翕娶妻居靈光舒生四男二女男翬翬翬武科嶺右節度虞

侯胡恭陵參奉二壻沈根趙恭胤先妣慈仁
好施雖親子孫未嘗加妯娌之愛踈親遠屬待
之如一至於妾媵婢僕亦未嘗察察為苛故無
怨於人而恩亦不衰初喪之日隣里莫不出涕
僕隸嘗老而歸聞訃來哭有千里乃至者先考
嘗稱之曰有德者必受其報先妣耆耄之年四
頂童髮恬靜少為起居不衰至臨歿之年每晨
則盥櫛洒掃居處必莊衣服必整器用必潔淨
令侍側者不許間出死生大變必有前兆自知
者然耶嗚呼痛矣先妣壽七十三而墳墓在連

西先考墓右隴南向為封

貞敬夫人全州李氏墓銘

細君姓李氏宗姓故相文忠公諱元翼之孫完
善君諱義傳之長女母順興安氏我昭敬王
三十年十二月辛酉細君生十七為吾配與吾
居四十二年吾事親奉祭與親戚交友細君無
不順適吾意細君平生落落不苟無一婦人媚
細態吾家貧細君不以貧窶累我我故無他故
日讀古書上自唐虞古文下及百家得古人之
旨吾初仕顯仁元年細君勉之曰昔吾家先

相國非不欲子之仕也賢子之志故終莫之強也吾應之曰諾 上之四年二月戊申細君死年五十七凡知我而來吊者莫不曰喪其良配其四月己未葬我連上族葬細君死之二十三年我八十一而 上之元年大拜為右相以恩例細君為貞敬夫人子男女五人長男翽年七十翽為安峽縣監翽四十一死二壻尹昇禹鄭岐胤岐胤內資寺直長翽子怕惟源壻李震夏翽子恬忭愉怡岐胤子重履重益重謙重恒尹昇禹既早死而其壻李練二早死有一男一女

壻閔昌周稚子彭絀死之時才一歲孤孀可憐塚銘曰

藪之權其宜死之戀其悲簡潔之風方正之規今其已而銘其塚報相知

亡子通德郎翽墓碣 丙辰

翽右議政許穆文父少男本孔巖之世母貞敬夫人李氏與國同姓 太宗後七世而 宣祖相文忠公元翼之孫也天啓十四年翽生有同宗青山縣監暲 世祖名臣忠貞公琮四世孫也無子翽生一年受之襁褓而子之翽生四年

言部卷之四十三
所後母韓宜人歿十年所後父青山公歿十八
年所後繼母李氏歿十九年本生母貞敬夫人
歿既早失鞠養十五六年間父母之喪九年重
憂積疾羸瘁二十年四十二死受氣薄其命險
釁卒至歿折性簡率無華與人不置表襮耻不
義若浼已薦於奉先今亡矣妻榮川郡守任濟
女生四男一女長兒恬才十八新娶黃氏女嗟
乎嗟乎吾老無餘日無父數兒其育養其成長
天也

作氣化一日閑坐無事此身化為氣至寒木丘

原其下洳沮枯荻蕭蕭寂寞悽愴無所止而返
則蘧蘧然本身也因不樂良久心自語老人歸
化之兆然也五六年亦嘗有此變化仲弟客
死宜春計至兄弟一氣死生之變前知如此今
又如此未久翻死心虛則前知釋氏六通之術
儒者不言然心靜則虛虛則明外事有時前知
有此理其要在無感於物欲

記言卷之四十三終

記言卷之四十四

許氏傍親碑碣

伯父學易齋墓銘

伯父諱喜字稗游姓許氏系出陽川庫令 贈
吏曹判書諱瑗之曾孫左贊成諱磁之孫典艦
別提諱樞之長男伯父聰明秀發贊成公甚鍾
愛之命名曰喜既才藝夙成叅判李公健見之
曰苟爲擇壻而嫁女莫如此子遂妻其女伯父
以才譽無命三十七歿孺人生一男而歿後娶
權氏無子伯父與前孺人雙墓在漣西駒谷後

孺人墓在廣州權氏族葬吾先子嘗歎息曰伯氏跌宕好高氣有誠孝心讀易自號學易齋或曰晚易齋嗟乎飲醉不節以此不終云男冕生翼翼生戩皆早世戩妻朴氏以善哭其夫旌表其閭

慎人陽川許氏墓表

慎人陽川許氏典艦別提諱擅之女左贊成諱磁之孫庫令諱瑗之曾孫母晉州姜氏慎人爲宗室春城正偉之妻爲慎人春城 成宗諸王子益陽君之孫也不幸慎人早孀無子當壬辰

之亂從先府君先府君歿而家漂泊湖右春城有所後子禧胤亂中不相聞聞禧胤在礪山適道里不遠往從之至則不樂常涕泣其十月六日客死而殯明年有季弟諱喬返厝於連上先府君墓右壠慎人生於嘉靖丁未歿於萬曆癸巳四十七季弟公仕於 宣仁間終抱川縣監每言及姊氏悲慟不已母姜夫人八十一歿既三年喪畢分財產與禧胤一如諸子

仲父成均進士墓銘

仲父諱亮字明彥又字景龍本孔巖縣人我孔

巖之許自分姓以來至太尉諱載三世至僉議
中贊諱珙二世至文正公諱伯又二世至典理
判書諱錦五世至左贊成諱磁生典艦別提諱
樞仲父別提公之仲子也萬曆十六年進士才
譽早著辭氣峻正嘗在太學李爾瞻者以齋生
被削籍責罰其人深刻睚眦必報後既貴顯用
事每見吾先子口不言細故蒼石李公竣曰少
年遊太學嘗一望見公風采終身不忘云仲父
生於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廿七日歿於萬曆十
七年二月一日年二十七實舉進上之明年一

時交遊士皆哭失聲相吊惜其才而悼其無命
男厚生才數月孺人權氏籍永嘉 恭僖時進
士 贈司憲府持平諱世種之孫也孺人既早
孀奉養舅姑寡居四十年六十七歿厚幼孤長
而能博學篤行光海時隱居養親及中興世李
文忠公元翼薦其行誼初授內侍學教官 孝
宗時以工曹正郎特拜司憲府持平陞掌令辭
不就今 上初為掌樂院正尋謝去前娶李氏
生一女早歿後娶趙氏生二男三女一男一女
又早歿二壻申冕宋孺徵男翼最少子公歿初

葬於漣西姜戴敏公墓北壠母姜夫人戴敏公
六世孫故也後八十年改葬麻田郡治北十五
里分石山東麓仲父嘗自號曰桐洲今遺有科
製詩篇有太學奴傳誦云

孺人權氏墓銘

孺人姓權氏籍永嘉始祖諱幸今安東府有權
太師廟歲薦牲酒其世多名人達者大於三韓
三世祖諱溥司憲府監察大父諱世種 恭僖
二十八年進士與太學生陳宇同學慕齋先生
文定時有士禍陳宇被禍死公終身不出至

昭敬世追爵公司憲府持平父諱以中以孝友
稱母尚州金氏成均館司藝諱冲之女孺人在
襁褓慈夫人歿比長服膺先府君教戒賢於婦
人儀範我仲父諱亮字明彥姓許氏系出孔巖
左贊成諱磁之孫典艦別提諱檀之仲子也才
藝早著二十六陞國子上舍明年歿夫人哭之
以至羸老男厚少孤能讀書立名行爲名人賴
孺人者居多從遊之士日至家貧孺人必具雞
黍常訓戒交際必擇名譽必避厚唯而惟謹當
光海政亂隱居原州 仁祖元年有大臣薦之

初仕為內侍學教官孺人不大喜警戒加切丁卯不幸連橫城獄被命之夕孺人嘗寢疾遂絕州牧洪寶恤其喪鄉黨視殯有申恂金允重費戊辰相與勉之曰敬夫人而殮夫人之母必以禮母以禍故相負云既就命上察其寃意哀之卽赦出之返喪次啜粥寢地而哭面深墨吊者大感歸葬連西時沍寒江路塞冰止斗尾峽東卜江崖而吉乃葬馬旌七尺窆二玄一纁一筮一簪五鬕三明器下帳備凡不及用而殮者歲之擲內鬻充耳衣履魂帛歲之平土之上中

標之南鬻不及歲于擲內者埋之龍尾之右孺人嘉靖壬戌八月十二日生天啓丁卯十月八日歿六十六其壙銘曰

封之崇四尺此非其丘寓卜幽宮蔭靈休

孝宗世厚以工曹正郎特拜司憲府持平陞掌令皆辭不就今上初為掌樂院正七十四歿後八年戊申厚子翬改葬麻田郡分石山東麓自初葬時至今四十年鬻衣履猶在並歲之擲內厚再娶而生四女二男前妻出只一女而未嫁而死三女一男皆短命死女嫁者二人壻申

旻宋孺徵男翼是最後生孺人歿時翼未生遷葬
銘曰
分石咀矣國祠之厓不傾不虧吉祥來偕百代
之墟福履攸宜神道安寧子孫賴之

孺人權氏墓表

孺人權氏籍安東父以中王父世種與太學生
陳宇同學金慕齋先生 中宗二十八年進士
文定時有士禍宇被禍死終身不出 宣祖世
追爵司憲府持平其次子用中以才學擢用至
太僕正當光海政亂不出毋尚州金氏國子司

成冲之女也及笄歸我許氏我仲父諱亮字明
彥萬曆十六年我 宣祖二十一年進士左贊
成諱磁之孫典艦別提諱檀之次子孺人習於
女範薦於宗族祭祀有禮二十八仲父歿孺人
既娶孺哭之四十年歿生於嘉靖四十一年八
月十二日歿於天啓七年十月八日爲六十六
歲葬廣州治北斗嶺在龍津下後四十年九月
廿九日改葬麻田郡治北分石山東麓男厚
仁祖世以名行拔擢 孝宗時特拜司憲府持
平陞掌令辭不就今 上初爲太樂正初娶李

氏生一女未嫁而死後娶趙氏生二男三女一男一女皆未嫁娶而死二女婿申晏宋孺微少子翼成長而改葬者也翼生二子幼翼又有庶母弟妹三人

觀雪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厚字重卿姓許氏其先孔巖縣人曾祖諱磁事 中宗仁宗明宗官至左贊成祖諱檀以善行發聞拜典艦別提不出父諱亮萬曆十六年進士早歿母永嘉權氏先生幼孤少而知學初授學於權寺正用中寺正先生母權夫人

之諸父而履素門人有名 仁明間先生力學不倦學既通從德信公子受易講大學傳大學口訣經傳要解成當光海時避世原州南遊見寒岡愚谷兩賢者歎曰三代氣像在此數子吾學不逮古人以惡衣惡食與人居而不恥居處必敬曰動作云為之則天地萬物位育之極可見 仁祖元年李文忠公薦其行誼召拜內侍學教官丁卯之亂 上出幸江都召四方兵勤王先生與義兵將金公昌一議事金公起敬歎曰賢乎可謂一世之賢才也賊退賞諸義兵先

生為濟用直長不就。有李仁居者，好大言，抗跡躬耕而食。先生曰：傷風敗義者，必此人也。後其人以大逆誅，而先生為罪人所指名，亦被逮。母權夫人歿，上感之，知無事，釋之。初，權夫人葬廣州大江之上，先生居廬，食蔬，飲水三年。每朝夕望塚，悲號。江樹為枯，既祥而返。與李英彥先生講喪祭變禮，癸酉由司導主簿為砥平縣監。砥平有內奴作氣勢，為民害者積十年。郡縣亦莫之呵也。先生數其犯禁者十餘事，以法斷之。民心大悅，而論以濫殺繫經冬夏，邑人守闕

訟冤。適天旱，以冤獄得釋。等小齋曰素庵。嘗有惺齋，遜溪之號。遜溪在雉岳下，丁丑為太廟令，不就。尋拜義城縣令。義城大縣，號為難治。問古事，修廢政，嚴條約，禁豪強，以率其違，勁不從。令者右族多不說。四年罷，寓居昌樂。癸未，以東宮翊衛送世子北行。及世子還，為衛率，後為刑曹戶曹佐郎，不就。戊子，以戶曹正郎出為恩山。恩山為用事者之鄉，列邑爭卑事之。於是有以禮節倨傲請先生者，先生笑曰：恭而無禮，古人恥之。我欲行禮，反以為傲，不亦異乎！一年罷。辛卯

言言卷之四十四
為刑曹正郎當 仁祖禫事入謝即歸冬返原
州之觀雪因以為號後累拜廟令太僕少正皆
不就甲午為工作少正尋特拜司憲持平上疏
辭之 上曰剛方正直聞之久矣朝廷不用而
予特用云云秋陞掌令辭去或曰當言責可以
言而不言何也先生笑曰強言要名吾不為也
戊戌拜相禮不就拜淮陽都護府使不就夏復
為掌令為用事者所忌罷冬拜安東大都護府
使又不赴明年為尚方正不就冬當 孝宗葬
禮拜太樂正即出謝尋謝病庚子十二月先生

寢疾後月有從弟死居位哭極哀疾愈劇二月
十日先生歿年七十四前夕令侍者理髮更衣
至朝而歿門人李命著掌喪禮諸門人受業者
皆為之加麻而哭之其十月某日葬麻田郡治
北二十里趙淑人墓同原後十年庚戌改葬同
郡分石山東麓淑人之墓并遷先生既所就者
大所守者約其學自無不敬始而繩墨嚴切知
則必行行則必果自彞倫日用之微推至於仁
民利物之大而又如田賦師律刑書天文地理
陰陽之運化無所不博能不動不惑先事見幾

處亂世而患害不及焉常曰為政必令行禁止
然後治體可見禦下不以察察為明臨事不以
小利害大義取人不以其所短掩其所長為官
一從大典曰一世之治各有一世之制况時王
之制不可廢也先生才備學博推其尋常儀則
品節之詳可見其道成德全為命世之弘儒其
微言絕行知者蓋鮮矣自朋儻來世道大壞每
對學者極言世之為學之弊其大約不越乎貌
言動作之私而一出於要名干譽不入大公至
正之道眷眷以淑人心扶世教為心官在下僚

時宰有薦引者而恥之終不出而仕也有所著
述性命天人之本禮樂文物之則人物古今世
之治亂興壞四方土物百產妖祥裁異與夫百
家衆技門巷風謠俗尚凡累數萬言頃年家失
火書皆不出先生初娶李氏生一女歿後娶趙
氏生二男三女男翼翼及最少女歿二壻申
爨宋孺徵側室男曰羿女壻洪尚亨又一女未
嫁其銘曰
直而嚴恭而謙威儀之則三百二千明哲之操
不動不言可以去惑可以化俗

觀雪先生前夫人李氏墓誌

掌樂正許公諱厚字重卿別號觀雪先生前夫人李氏本宗室後而平澤縣監枝蕙之曾孫司憲府監察軸之孫 贈左承旨思齊之女母韓氏籍上黨 世祖元功明潛之後也父鏞士人萬曆十五年丁亥五月十四日生二十適許氏生一女二十三歿一門皆出涕曰賢婦人無命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十月初一日也後月葬漣川縣西二十里江內之燕峴東麓其南許氏外家姜氏族葬姜戴敏公碩德墓載輿地志名人

塚墓後六十二年庚戌改葬麻田郡北十里分石山北麓觀雪先生墓前後夫人趙氏墓右其一女未嫁而短折有後母出翼事前母之兄二以事舅者事之蓋先生教之然也

許娘子誌

娘子從兄掌樂院正陽川許厚重卿雪翁先生之長女也母李氏早亡娘子生二年祖母權夫人鞠之性聰明婉順事親有至性言不違行行不違心先生拊之曰女中君子也不幸未笄而死先生憐其未成而歿其母且絕矣哭之傷心

其生當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其死當崇禎四年十一月廿九日其葬在後三年某月某日連上李淑人墓後有三墓其一娘子墓也在最東其後異母弟翼之墓也又最後季妹少娘子墓也

堂姪翼誌

翼吾從兄掌樂院正陽川許厚重卿雪翁先生之子也從兄凡再娶而生四女二男其長曰翼翼三妹一弟為後母出也翼為人清明雅詳早聞詩禮之教以童稚能擇善謹行以為古人可

力行而幾及刻意檢飭以承家訓從兄嘗避亂北原連累李仁居事逮繫時祖母權夫人歿懼禍蔓人莫敢問翼未成童既成殯即晝夜行入京則父已得釋人皆感動嗟歎之十八師心李先生挺豪冠而教之得聞成人之道以父命謁當世名人博觀君子之風其年十一月以痘疫死其姊先死從兄促避之令不視殮翼雖不敢違悲慟不食哭三日卒傳染迺死其前死數日思致父母側其視病者以拘忌匿不言以死父母哭之傷心李氏為之贈賻哀悼以明年某月

日葬連上族葬銘曰
皎皎之志英英之資天既生之而又歿之奈何
乎嘻

許氏少娘子銘

娘子吾從兄前恩上縣監許厚重卿甫之季女
也仁祖十八年冬從兄初去聞韶仍流落大
嶺之下後七年春以東宮衛率來京師夏轉地
部正郎不欲久於仕故初不以家累隨之既縻
於官半年不得歸嶺海之間風氣不適娘子因
感疾彌留其六月客死昌樂後三年冬返葬連

川其生當仁祖克大難之初年正月廿二日
其死當黑漢據燕京之四年六月十九日其葬
當仁祖葬長陵之年十二月十六日娘子秀
而有禮薦於孝友樂觀典訓曉達理義安祥莊
重可謂女子之賢有學者也將死亦不以死生
介其意但自悼無祿幼母亡鞠於父當死病以
慈父慈子之戀遠離終不得永訣命也從兄既
傷懷悼其歿命哭之哀甚其壙銘曰
朝之戀依如夕之泣連如音容永闕唯墟墓之
哀蒿如悽如

記言卷之四十四終

記言卷之四十五

外家墓文遺事

至德祠記

讓寧大君我太宗長子也初立為世子野史
曰永樂五年遣世子禋朝京師帝遇之特厚
引升御座執手與語稱之曰賢王子也厚賜之
及還過曲阜謁孔子廟弟忠寧大君生有聖
德百姓歸心世子心知之佯狂逸去以讓之十
六年三公率文武百官請廢之立忠寧大君
為世子是為莊憲王因放禋于廣州一時擬

之泰伯虞仲好弋獵馳騁飲醉以自狂無他事
矣 莊憲王即位尊禮之甚善惟所意欲一以
順適為心封讓寧大君子諡為順原君大君以
壽考終 上之元年右議政臣穆白 上上問
奉祀者子孫仁望特召除官 命有司立大君
廟於南郭下明年廟成謂之至德祠云 上之
元年秋八月旁死魄朔日壬申外後孫大匡輔
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
春秋館事許穆記

金節制使墓標

公諱粹温姓金氏金氏出自新羅子孫散處郡
縣各為貫籍如慶州安東彥陽義城善山諸金
實一祖善山之族出金宣弓事麗祖貴為門下
侍中子孫遂大麗氏之末有少尹慎誠生民部
議郎右諫大夫右鏐右誼之孫澍恭讓時為
禮儀判書聘上國麗亡遂不返荆楚間有金氏
子孫云右鏐之孫代言君鼎君鼎生縣令可行
可行生縣監尚琦尚琦生公公仕 文宗世祖
間為薺浦鎮僉節制使大典有以京職兼任之
事而舊遠不可攷公無子女適庫令陽川許公

諱瑗生左贊成諱磁李芑時以直道斥於吾堂
從數人為三世祖而祖考諱檀 明宗世以行
誼發聞為典艦別提不出別提公三男學生喜
進士亮皆早世先考諱喬始仕 宣祖世終抱
川縣監金氏絕祀傳於外子孫者至仲父進士
公為四世而從兄樂正厚以先人早世不忍其
不祀也傳五世而猶祀之君子不以為過也公
及淑夫人魚氏雙墓在昌原岱山魚夫人墓在
西魚夫人中樞院事宗漢之姊妹云

姜政堂遺事

政堂公姓姜氏諱淮伯字伯父晉州人陽村權
近弟子麗末鄭摠榜下及第恭讓立以成均祭
酒命為太子師時演福寺用圖讖徙南京公言
不可出為交州江陵道都黜陟使後召拜政堂
文學與鄭夢周廉廷秀等建議革胡服襲華制
六年益陽死公流晉州 太祖召前朝人望公
方居憂起復為鷄林尹俄改東北面都巡問使
固辭不許尋卒年四十六公窮而不歎達而不
盈喜怒不見文章端麗有通亭集行于世晉州
斷俗寺有古梅流傳政堂梅云 政堂公之
壬戌載云

姜戴敏公遺事

公諱碩德字子明政堂公之子也生八年政堂公歿公天稟豪邁不樂應舉歎之曰自有道義可樂何用科目為事蔭補啓聖殿直遷至內資少尹 世宗聞公行誼累遷司憲執義同副承旨時 上方修五禮儀命公知禮曹事由左承旨歷大司憲吏戶刑曹叅判開京留守至知敦寧六十五卒謚曰戴敏典禮不愆曰戴好古不怠曰敏公少孤事母至孝及二子登第請開榮親宴公不許曰榮非吾好榮則必辱守身以忿

欲為戒謹於大節不遺細行文章高古以淡泊為宗精於篆隸奉 教書 昭憲大妃石誌嘗師事李文節公自號曰玩易齋有玩易齋集輿覽塚墓誌漣川縣西十七里姜碩德墓云

林虞候誌石文

羅州之林見於譜牒者自判司宰寺事庇其後有直長永拔精勇將軍良幹護軍朴郎將永文別將敦世版圖判書秀大護軍宣海南監務卓軍器少尹鳳保勝散負始巢散負之後有碩柱貴掾無官者二世而至公公諱杼字均甫明

諱言卷之四十五
睿皇帝天順六年我 惠莊王八年壬午公生
未成童父母皆歿以善居喪鄉黨賢之既長善
騎射以武科初屬內禁衛以列士不甚知名四
十一為黔毛浦水軍萬戶得士卒心為湖南兵
馬虞候主將知其賢軍中事悉以咨之名譽始
著秩滿為虎賁衛司果嘗薦拔公慨然歎之曰
早失父母艱難成長無所學業武得至三品官
年且五十亦足矣還鄉里不復求仕家居祭祀
必潔誠與宗族必親睦平生善與人忠愛尤盡
心於孤獨無所告者六十一歿娶黔陽金氏高

麗名臣金就礪之後而司醞署副直長沃之女
亦以善行為家有法男鵬當己卯士禍率太學
諸生守闕爭死事在己卯黨籍後登第官至東
都大尹追爵三世曾大父為軍器寺大父為
戶曹叅議公以兵馬虞候為兵曹叅判金氏為
貞夫人有三男曰益長水縣監曰復承文院副
正字曰晉關西節度使子孫多聞人達者稱大
族公之墓在羅州會津上亦子孫仍居或曰會
津之林

關西節度使林公墓碣

公諱晉字希善姓林氏本羅州人皇祖考諱枰
湖南兵馬虞候以至孝聞將顯用退守不復求
仕謹祀事睦宗族至今為子孫法皆其遺教云
考諱鵬當己卯士禍率太學諸生三百人守闕
爭之事在己卯事中後官至東都尹妣咸平李
氏 中宗功臣咸豐君宗義之女也公十八擢
武科連守邊邑領邊兵數十年以關西節度使
卒方國家昇平邊境無事公撫士卒謹防守戒
勿生事於外夷耽羅關西有政清碑居家好清
儉常鼓琴平生口不言貨利廳事有蒿席草薦

而已公生於嘉靖三年癸未卒於萬曆十五年
丁亥年六十五前夫人咸陽朴氏輔德某之女
而無子後夫人尹氏宣傳官愷之女籍南原生
五男二女男悌愷恂權恇皆以文詞名悌以禮
曹正郎早世有白湖遺卷行于世權賢而不大
用官止文化縣令李相國恒福銘其墓曰生之
不偶成之不俗逢之不屈天故使之踣耶恂以
武舉為節度使正郎四男三女男地竣垣垣竣
仁祖元年以潔行召拜齋郎不就垣戶曹佐郎
墻三人佐郎金克寧 贈領議政許公喬叅奉

揚汝栢公之墓在羅州會津上林氏族葬諸林
世居或曰會津之林

林正郎墓碣文

公諱悌字子順姓林氏羅州人先代顯於高麗
至本朝有諱枰我 康靖時以武選侍陞楨為
湖南兵馬虞候喟然歎之曰早失父母孤苦成
立起家至三品官亦足矣謹祀事睦宗族以教
家其後有鵬當己卯士禍率太學諸生守闕爭
之事在己卯黨籍後登第為東都尹生諱晉以
威名為嶺南湖西南西北邊五道節度使為將

數十年不私貨利家無厚齒寧邊耽羅府皆有
政清碑於公為皇考妣南原尹氏左叅贊諱孝
孫之四世孫也明 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十一
月二十日公生天才絕人日誦累千言文章豪
宕長於詩 神宗萬曆四年我 昭敬九年監
試獻蕩陰賦留犢詩擢進士第三人其明年登
大科第二名文詞既日有名於世而於是東西
朋黨之議起士爭以名譽相吹噓引拔而公跡
弛不群又不喜卑事人以故官不顯時有當路
人好持論成敗人多矣公嘗過其門而不見曰

彼特人面而鬼跳耳禍且及矣後數年果敗樂
遊名山澤嘗入俗離山師事大谷先生當時之
士皆視公於法度之外其所取者文詞而已李
贊成珥許學士箚揚使君士彥數人許其奇氣
云嘗以高山道察訪出北關與揚使君許學士
車太常天輅同登駕鶴樓有酬唱作一卷又為
西北道兵馬評事關西都事皆在 昭敬中至
今關塞間往往詩什多傳之官止禮曹正郎兼
史局知製教萬曆十五年八月十一日歿年三
十九楓江白湖碧山嘯癡皆別號而晚年改之

曰謙齋楓江在錦城西今有林氏舊業白湖在
玉果縣謂之無盡藏云恭人慶州金氏大父諱
千齡有名 康靖時為直提學父諱萬鈞仕
恭僖恭憲間為大司憲母順興安氏嘉靖二十
七年七月三日生長於公一年公歿之四年十
二月六日歿合葬之墓在羅州會津上男地後
垣垣皆豪舉稱名族坡中興初以行誼除 獻
陵叅奉不就垣為叔父文化縣令權之後有薦
之者將大用終戶曹佐郎女胥三人兵曹佐郎
全克寧 贈領議政許公喬 厚陵叅奉揚汝

拓今子孫繼姓者三世數人埋生網少有才名
陞上舍不幸早折網生損椿

處子林氏墓表

處子林氏禮曹正郎諱悌之女大司憲金公諱
萬鈞之外孫也處子生而鞠於外祖母安夫人
未笄而歿安夫人不忍其秀而短折朝夕思之
令葬於高陽之大慈山下金氏族葬

直提學金公遺事

公之墓在高陽大慈山下

直學士金公諱千齡字仁老本新羅苗裔也我
太祖功臣雞林君稠之四世孫而判漢城尹從

舜之孫也公少孤力讀書為文章有重名明
敬皇帝弘治九年公二十八登上第自公卿以
下皆以得人相慶初授成均典籍遷吏曹佐郎
秩滿改校書校理尋陞弘文應教每論事同館
皆倚公為重上疏極言沿邊等城利害數言朝
政得失執政多不快左遷為承文校勘從賀節
使如京師質正官話還拜司憲掌令仍陞執義
常為上言辭約而義正證舉古今明白剴切燕
山雖甚狂暴猶傾心聽之朝廷肅然公素多病
累辭常賜告且賜之藥物公三十五歿通籍才

八年公恬靜不樂仕宦居處蕭然如寒士平生
樂與人為善公之友朴公闇作言行記子萬鈞
恭僖末為關東觀察使孫慶元命元皆貴用於
昭敬世命元為左議政

贈領議政金公遺事

公諱萬鈞字仲任姓金氏新羅敬順王之苗裔
也曾大父諱從舜判漢城尹謚恭胡大父諱致
世洪州牧判官父諱千齡以文學重於世少擢
魁科為直提學朴公闇著言行記母我 恭靖
王三世孫也公為後於堂叔父持平引齡持平

寺正諱致運之長男與直提學同祖恭胡公我
恭僖王十年進士二十三年登文科壯元官既
顯為東都尹關東觀察使禮曹叅判大司憲我
榮靖王初立通川郡守尹仁恕上疏言建儲事
公在東省不上時大小尹之隙已成矣公寬厚
好謙約教諸子常以滿溢為戒平生口不言人
之短前夫人驪陽閔氏早卒無子後夫人順興
安氏高麗名臣軸之後而湖西道觀察使崇孝
之曾孫也夫人嚴重寡言治家有法教子孫無
昵狎之愛閨門之內肅然有序長男慶元我

恭憲王八年亦以魁科顯稱三世壯元選將帥
為湖西節度使次男命元事 昭敬王為左議
政推 恩公追爵至領議政夫人安氏為貞敬
夫人壻二人交河縣監尹千源禮曹正郎林公
悌

秀泉君遺事

秀泉君貞恩字正中 太宗諸王孫也篤厚自
謙聰明強記以文學名於世一時稱之曰為學
先理而後文為德先內而後外為詩先格而後
辭好儉約自處如貧士秋江處士著師友傳秀

泉為首云平生善與人忠愛不喜危言激論當
戊甲士禍一時名士皆盡而獨公子禍不及焉
博通音律善鼓琴琴操簡而節廉而直稱絕響
士禍後遺棄世事每月夜無人撫琴唏噓八十
七歿有遺稿悉燒之不傳於世送李浪仙遊楓
嶽四韻詩其子孫傳之有孫咸川君億載亦賢
公子也尚高節以音樂自娛秀泉君鼓琴咸川
君擊磬至今稱於後世曾孫元翼事 宣祖為
中興名臣 仁祖十二年八十八卒謚曰文忠

咸川君墓誌銘

公諱億載字大年我太宗諸王子益寧君祔之曾孫秀泉君之孫秀泉君賢事在秋江師友傳皇考青杞君彪妣趙氏國子生貞環之女也明孝宗弘治十六年癸亥公生以宗室職初授咸川副守公能力學好書博雅為高行恭僖三十年選試藝陞彰善為正三十九年有恭僖之喪選直魂殿三年陞明善昭敬十五年以大耄加正義封咸川君後三年八月十三日公卒八十三其十月葬于衿川縣所下里南向之原青杞君墓下先娶禹夫人無子後娶鄭夫

人監察鎬之女生二男一女長男元輔縣令次男元翼歷仕三朝位列三公任國家安危四十年謚文忠以恩例追封公純忠積德補祚功臣秩正一品顯祿大夫增李滄有側室子元慶元祉女二人為韓應寅朴胤福之妻者也公忠敬慤謹不苟不汚見不善若浼已一言可以畏人秀泉君有高世重名琴操簡而節廉而直君子稱之秀泉君子孫多傳其操而公獨得其絕響云每月夜群動既息擊砂磬以自寓人無不出涕者今太樂傳砂磬其聲自公始也公善推五

行之運常戒相國曰大國為卿小國為相晚途
危險相國常言之蓋一一皆驗縣令生六男二
女男性傳心傳一傳仁傳敬傳忠傳性傳禮曹
正郎心傳直長一傳縣監仁傳郡守以老職陞
從二品敬傳縣監二壻叅奉郭敏李廷賢相國
生一男一女男義傳以治郡高第累為大府
上之十四年有狄亂從上於南漢事平進嘉
善襲封完善君以壽至資憲壻郡守李廷稷側
室子二人孝傳悌傳壻七人僉使金汝鉉朴允
章尹誠宋興等李時行李喬尹鏌允章誠時行

之妻三女子以節行聞李滄子德沂縣監公以
貴戚厚德壽考又有子孫之報亦盛矣銘曰
嗚呼介潔之操博雅之文德厚而樹惇篤生哲
人

完善君墓碣陰記

公諱義傳字宜仲我太宗諸王孫秀泉君貞
息之四世孫咸川君億載之孫相國文忠公元
翼之長男母貞敬夫人迎日鄭氏高麗忠義伯
夢周之後也明穆宗隆慶二年十一月戊辰
公生有至性善行事文忠公必先意戒飭一以

無過自勉三十一始仕前後領邑十一四縣五
郡二府相國戒之曰廉則公公則明為政以仁
民愛物為心號令平而賞罰無私則民服人心
散則萬事皆非高皇帝約束令群臣大小各盡
其職昔范文正以日之所為不稱其食為戒當
勉之公一從相國訓戒所至皆有聲績以政清
聞揚根時 賜表裡後加通政以治行第一再
為揚根郡守蒼石李公竣嘗過郡歎曰清氣襲
人公為鐵原當 仁祖五年黑漢攻陷兩西元
帥歛兵入府會諸將計事公整戎卒嚴斥候調

兵食府中晏然甲戌相國卒公已六十七廬於
墓下哭泣居哀三年觀者賢之丙子從 上於
南漢 上既出城以圻甸新去亂瘡痍未起公
素以廉惠得吏民心有嘉平之命尋以從 上
勞進階嘉善襲封完善君公已七十居西湖奉
朝賀而已丁亥以壽考加資憲其年七月廿二
日患風痺卒公簡潔好善若不及疾惡若浼已
澹泊無華其在相國側凡 上賜必頒諸諸弟
無一私於己者性好書每治郡無事手不釋卷
曰先事而治民不煩而事自省博於古事論議

多警言人者知五音六律之變於樂多通此傳於家蓋舊矣相國每稱說秀泉君鼓琴咸川君擊磬公蓋得於相國而相國卒後公終身不復鼓琴世傳益寧君八十餘秀泉君八十七青杞君八十三咸川君八十四先相國八十八公八十又長男守約七十九頃年以老去倉守凡壽考七世二百七十餘年云貞夫人順興安氏文成公裕之子孫也考通仕郎宏早世夫人鞠於外家李氏於判書輅為姊妹之女也夫人莊重寡言與人無察察之苛仁於宗族信於僕隸使人

人各盡其心四十八歿 神宗萬曆四十六年十月三十日男守約宗親府典籤守紀漢城府判官守綱三陟都護府使壻判中樞府事許穆又二壻尹克和李慶需

烈女傳

烈女李文忠公有側室女而前者僂死人朴允章之妻者也自其夫死誓心必死不食哭日一啜溢米毀瘠苦形衰麻不去身五年而死人憐之曰人命苦久有如此之哀而不絕及五年月日令人酸鼻又其妹鰲城李相國枝庶孫時行

之妻也後十三年有虜寇避亂於江都江都敗虜驅子女而歸其妹立號曰妾故完平李相國之女子也自號令不沒其死也遂自刎死之嗟乎賢相國之教亦有二女子苦行高節使人流涕淑夫人李氏文忠公長女而正字李稿之母也初聞其妹被擄死虜中不哭問故然後哭之於悒曰善乎死也死而不沒其名也戊戌秋九月下浣

記言卷之四十五終

記言卷之四十六

雪公編年記事上

先生生於漢陽之東郭下許氏本駕洛首露王之苗裔也新羅末世有許宣文年九十餘事高麗太祖為孔巖村主後世至麗之中葉有僉議中贊珙敬三光五穀不踐見遺骸必埋至今孔巖諸許多中贊子孫至我 中明之際有左贊成磁為九世以數諫為諛臣邑所譖歿於窮阨事在史氏先生左贊成之曾孫而父國子進士亮早世母安東權氏萬曆十六年我 宣祖二

言言卷之四十六
十一年十一月而先生生其明歲二月進士公
二十七歿先生每遇忌日不食哭以為終身之
喪有叔父喬吾先子抱川公也事之如事父侍
朝夕常有和色疾則衣不解帶吾先子常稱之
曰某也能朝夕於我年少好禮不倦聽其言觀
其行令人起敬能人之所不能過人之行也初
名說後改厚字重卿有南士金暹字退可經亂
後年老以妻子客於吾先子見先生年少善學
致以占人修己之方大悅遂師之時先生年十
五後金生死為之心喪三年先生受四子於權

寺正用中寺正先生母權夫人之叔父而履素
門人也

二十三受易於暮隱張彥忱先生先生東州人
以科目進當廢玉時仕不達以歿

二十六與李挺豪英彥同學於德信公子講易
乾坤大學有經傳解大學口訣

戊午京城擾亂上大夫多避亂先生入關東穆
出嶺南辛酉先生南遊得會合因論學問學力
所得何事先生曰以惡衣惡食與人居而不恥
吾可庶幾焉先生自守嚴所立無私此特以謙

約示人者也勇往力行之實於此乎可見或有
以禮節煩細疑先生者穆曰不然此盡也非煩
也君子之學不遺小而為大能盡而致博學不
備道不成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天理之流行自
然之則也節目之詳何可去也

穆嘗與人論事以為循俗而行亦無甚害先生
曰循俗莫如見理此警我也即覺之曰不亦善
乎苟違於理者作事弊生其害必大自邦國以
至閭里居室之私皆然

先生南遊見寒岡愚伏兩賢者遊數日曰三代

氣像在此

先生少之時讀書僧伽寺金自點微時亦遊山
水至見先生頗致誠款不已先生不樂曰彼非
吉人他日必為禍首云

後有李仁居者隱居橫城山谷中躬耕而食
仁祖中興之年召除官不出士大夫多趨之者
先生亦一見於山中曰彼終非吉人善乎古之
人見微而知彰者此耶

丁卯十月有李仁居之獄先生辭連逮繫被命
之夕先夫人嘗寢疾而絕既就命 上知無事

且意哀之即釋之先生歸至家如奔喪之禮至家四日而成服後月發引歸連西族葬舟行至斗尾峽口天大寒江水冰合殯於江上在殯側不脫衰麻日啜溢米以居卜之江上吉乃葬寓居水南每朝夕望塚悲號江樹為枯夏大水道不通祭物不給一日夜有香菌生屋下人皆以為孝子之感三年十月既祥而返至家祭於室堂丈夫婦人序立如祠堂之儀一獻而撤奉神主入于祠堂

有未嘗吊而來吊者拜之如初時先生四十二

雪公編年記事下

先生初至原州卜居鬱業三易居而至觀雪鬱業隣有不善居家者去之移雉嶽西肥遯溪十六年最久後又移居州東舟村等小屋曰素庵庚辰去義城寓居昌樂十二年 孝宗二年還原州卜居觀雪自號雪翁在丹丘南十里移居觀雪又十二年

癸亥 仁祖中興之年四月梧里李相國薦先生初授內侍教官時先生三十六

丁卯春有虜寇兩西既陷 上幸江都召四方

兵勤王原州士大夫募義兵推先生為將先生
讓於金陝川昌一曰金公長者且有重名雖老
將非其人不可時金公八十先生為從事金公
好大略不拘小節與先生論兵事退而歎之曰
斯人者信乎命世之賢才賊退賞諸義兵先生
為濟用直長不就

庚午復為內侍教官

辛未秋以司籙主簿為砥平縣監砥平有上
奴作氣勢為民害者積十年先生數其犯禁大
者十事以法治之民心大悅而論以濫刑繫經

冬夏邑人守闕訟寃而適天旱得釋

丙子之亂先生避亂山中李中樞顯英柳東萊
汝恪來訪謀舉兵伐賊先生與二公至州計事
聞上已出城乃罷兵

丁丑夏為太廟令不就為義城縣令義城江左
大縣問古事修廢政嚴條約禁豪強右族多憚
之四年罷寓居昌樂

癸未為東宮翊衛送世子北行

乙酉為刑曹佐郎丙戌為戶曹佐郎皆不就
丁亥為戶曹正郎

託言卷之四十六 五
戊子為恩山縣監頃年有上變事罪人多恩津連山尼山三邑人既革其邑合置恩山縣先生為縣監其地皆用事者之鄉為官者不敢出氣皆卑事為恭於是先生有禮節倨傲之誚先生笑謂曰恭而無禮古之人恥之我欲行禮以我為傲耶先生治邑以公明慎三事為準常言曰必令行禁止然後治體可言禦下不以察察為明臨事不以小利害大義一從大典曰一世各有一王之法時王之制何可廢之為恩山一年而罷

辛卯夏為刑曹正郎當 仁祖禫事入謝即歸
冬至原州居觀雪為司僕僉正太廟令皆不就
甲午為繕工僉正

丙申為工曹正郎尋特拜司憲府持平上疏辭之 上曰剛方正直聞之久矣朝廷不用而予特用云陞掌令辭去或曰當言責可以言而不言何也先生曰強言要名吾不為也
戊戌為相禮為淮陽都護府使皆不就復為掌令當路者忌之罷冬為安東大都護府使不就己亥為尚衣院正不就冬有 孝宗葬禮為掌

樂院正即出謝尋謝病有大臣薦之者而終不出而仕也

庚子我 顯宗元年而先生七十三其十二月先生寢疾至明年正月有從弟舒死先生哭極哀因疾劇二月十日先生歿年七十四前夕令侍者理髮更衣朝則歿

弟子李命著掌喪禮諸弟子受業者皆服加麻其十月葬麻田郡治北二十里我 顯宗十二年庚戌改葬同郡分石山東阿穆祭改葬文曰五服序從黼荒更陳神理仁愛一見親戚骨肉

象設陳器之死而致哀之也嗚呼直而寬淵而著可以臨可以容模範之大品節之詳出處之正皆可為百代之教穆魯鈍學之至老願從而不能者也行與歲在我而遇不遇天也聰明才德天固生之而又廢之此天之不可知者也今而已而九原不可作徒慕德無窮迨至死乃已有墓誌銘先生自少至老略叙問學出處有此編年記事

先生為砥平之年長子翼十八死而翼其年生今五十年又有庶出子昇先生歿之時才八歲

余以淺劣後死歷叙先生七十四年終始事盡矣先生人之見之若易知易能而余八十然後乃知不可跂及而又其前知亦多入之所不及者國家中興之後人心散者集亂者定而先生獨憂之曰有物為兆禍亂迫矣丙子有南漢之敗及至臨年之後常私歎曰自此十年之後有積屍之哉而吾不及見矣穆亦嘗學恥於先生矣穆嘗言曰苟無以利己為心庶幾免恥也夫先生曰亦末也書曰直哉惟清事直則清自見欲捨其本而趨其末不幾於為名乎穆應之曰

唯先生歿二十年庚申閏月朔朝書于台嶺山居

雪翁先生墓碣陰記

孔巖之許本駕洛國君首露王之苗裔也新羅末世有許宣文年九十餘麗氏初興以有德於師行王為之致邑為孔巖村主子孫仍為孔巖之族後世有太尉載僉議中贊珙典理判書錦麗史皆有列傳至我 恭憲王時有左贊成磁以數直諫為諛臣芑所譖歿於窮厄男別提樞終身不出先生別提公之孫也萬曆十六年我

昭敬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先生生父國
子進士亮早世母永嘉權氏先生幼孤長則能
讀書修行少學於權寺正用中寺正履素李仲
虎先生之弟子 昭敬時聞人先生諱厚字重
卿好學博藝志通重禮與李挺豪英彥從德信
公子講易乾坤文言大學經傳南遊新安見鄭
寒岡先生尚州見鄭文肅公語人曰三代氣像
在此先生教弟子以正心術薦恩義以盡彝倫
之叙而謹於禮節以為威儀三百禮儀三千天
理流行之則道德在人非禮不立論政曰為政

在寬御下不以察察為明臨事不以小利害大
義取人不以其所短掩其所長先生累為郡邑
治郡主嚴曰必令行禁止然後治體可言又曰
今之郡縣古之列國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治道
一體明政教修法制有王者作必來取法焉者
是也先生之學一一古人法度其行之於身推
之於家國天下一也先生始仕 仁祖元年其
在庶官或出或不出 孝宗七年先生六十七
國相元斗杓推薦之不已先生為司憲持平陞
掌令終不出而仕也或曰當言責可以言而不

言何也先生曰其言大者其事大交淺言深古
之人戒之隨行逐隊舍大而言小以干名譽待
其身太薄吾不為也十年 孝宗薨先生七十
二為掌樂院正入謝尋謝病 顯宗二年二月
十日先生歿年七十四門人受業者皆加麻而
哭之葬麻田郡治北二十里十二年庚戌改葬
同郡分石山東阿崇禎四年先生四十四長子
翼十八死其年翼生今五十年又有庶出子昇
先生死之時才八歲先生初娶宗室李氏後娶
漢陽趙氏再娶而生二男四女女最長者一人

李氏出未笄而死他皆趙氏出而女適人者二
人其婿中曩宋孺徵昇又有姊妹婿二人洪尚
亨金行遠先生卜居原州凡三易居而有遷溪
素庵之號最後移觀雪在丹丘南十里因以為
號或稱雪翁云先生歿今二十一年老人八十
七著辛酉孟夏下弦

雪翁遺編序

見續集儒林

答問分類小序

答問分類居君喪之服有君喪除私喪之禮居
喪而死者上食之禮庶母為嫡子妻之服葬時

告先塋之禮練服之節練後改葬變禮長子死
而其平居之服祥祭變禮外孫主祀祭文尚饗
輕重視板尺寸殤喪之禮冠者不為殤殤喪題
主練祥禫祔與除喪之節有本生期年之制以
素服行傳重之禫女子練而嫁者非禮祔遷之
禮總十九改葬儀題主屬稱傍題告遷贈職本
職先後共二十附君喪廢祭葬在三年後變禮
與祔遷之禮幅巾之製又二十居官九戒州縣
社稷釋奠焚香城隍府厲禱祀練卒正至朔望
誕日又朔望哭吉凶之禮三十三九月中旬丙

寅從弟穆書

雪公遺編後序

先生歿今二十年歲年已久人事改易余少先
生七歲今八十有六才知下學不逮而道不通
昏耄後死無所解疑而問德亦無所聞過而改
省良自悲也嘗論撰先生問學傳授出處言行
七十四年事成一書一千九百七十四字今李
丈敬甫哀輯遺文雜著分類累十為二卷顧可
惜者先生七十一謝淮陽其年新寓雪庄火其
藏書出入古今可記可述者累百軸皆不出今

此特其存十一於千百然其一言一書幸不泯
沒則無敬甫得乎前年權按廉永叔出海西開
刊於海州而附言行錄行狀墓銘敬甫又增刊
一二絕句世系年譜諸生為先生請立祠疏并
前後疏二 批荅大宗伯以俎豆事重請議大
臣啓事龍洲公哀詞四言增補八九然後記述
之外又磨叙終始事無餘矣書成九十敬甫屬
余序言尚章君灘日短至從弟穆序

記言卷之四十六終

記言卷之四十七 續集

四方一

為政攷證贈關東趙按使

僕嘗斥守陟州州大嶺東海上窮處去東省四
百里再至省聽約束道里所過一從嵐嶠彌首
一從薩奈巾衣寧越問魯陵山峽阻深古獫狁
之地北至靺鞨東西五百里南北千里古俗尚
孝悌睦友嫁娶有禮江陵壽春太原最大都通
物貨善蓄積居民富樂其他嶺下諸邑山高早
寒五穀不成食蕎麥其外海濱東海皆沙海實

日出之墟海上多深松大澤其俗逐魚鹽未利
不勤耕作生業極貧峽中聚落甚遠怛五臺
雪岳頭陀太白烟霞八百里其產瓌材甘木蔘
苓諸藥物官府之治無竒巧淫奢之禁循俗而
治淳厖樸駮多壽考府中無事 上之元年大
夫趙公由密直出為關東觀察使於其行敘述
山川風俗民物古事贈以為為政攷證凡二百
餘言

贈湖南方伯序

老人平生好遊中年落南十年出湖外遵海而

西自晞陽至章德牟陽出入六七百里歷謠俗
古事江南海陽本馬韓之地後并於百濟西南
際海饒鹽鐵海錯梅橘竹箭之利江南江海之
都會物貨之途商賈之所風俗尚儂利帶方輕
悍好勇力昇羅風俗富麗尚任俠竒氣金馬古
國之餘多沃野葆澤之地瀆田萬頃好鬼神尚
巫覡淫祀倡優卞山宮室舟車材木之所出大
屯月岳冠山海上海上名山多浮屠古跡其北數百
里潭州無等東據嶺院之阻清渠以東多山少
野茂朱赤裳太史所藏地誌曰耽羅南海中小

國土瘠民貧其民樸駮出善馬玳瑁珠璣山高
海惡風俗射獵漁釣不用網罟湖南之地幅員
五六百里去國都極南千里四州五府九郡二
十六縣館驛六南方之國風氣習尚考天下誌
與荆楚大槩相類西海燕齊諸島其南琉球日
本諸蠻夷 上之即位之二年南漢府尹朴公
以防海多虞擢拜湖南觀察使辭朝過我作江
海小序略舉南國體要以贈

湖西觀察使贈行序

上之二年 上選於朝 命密直代言李公出

為湖西道觀察使湖西之地古溫祚之國西濱
大海東有嶺阨之阻今四州一府四十九郡縣
土沃多陂池灌溉務耕種多富人其利海錯林
漆柿棗銅鐵其俗尚強悍多變有百濟遺風其
嶼上山北波其外田橫之島李公既辭 朝過
我歷叙觀察黜陟建置因革巡行風俗古事以
贈曰今諸道巡察觀察之官古者封建之世方
伯之職唐貞觀時始有巡察安撫之名掌按舉
州縣再周而代開元中改按察使又改採訪使
考課官吏善績三年一奏天寶末兼黜陟使乾

元元年改觀察處置使宋興相度曰土苗稼點
檢採訪公事淳化二年諸路轉運司置提點刑
獄掌察疑留獄訟勸課農桑按官吏不法者元
置諸道提刑按察使元末改肅政廉訪使我
朝國初襲麗古有巡門使及定官制改觀察使
後國家多事兼巡察使周官方伯之職適四方
巡行風俗國風十五是也漢武帝遣博士循行
天下舉獨行之士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宣帝
命數求人瘼宣布德澤收舉贓罪唐德宗遣點
陟使行天下陸贄以五術察風俗一聽民謠審

其哀樂二納市賈觀其好惡三訊簿書考其爭
訟四覽車服等其儉奢五省作業察其趣捨任
方面之責此其古事以此贈大夫之行以為使
者巡行風俗體要凡四百餘言丙辰秋八月下
浣東膠老人序

送嶺南觀察使序

上之二年九月嶺南觀察使金公以節鉞綏章
出祖東膠老人送之曰禮既祀輟饗飲以送行
者於是君子贈之以言老人請以南土疆理風
俗古事為大夫贈大嶺之南古辰韓之地新羅

立國千年開井田建國學風俗淳厚知禮讓稱
君子之國東南際海西北阻山土沃五種無不
宜近峽土瘠力田節用儲積種食往往有賢人
之化慕仁義安善俗重為邪海陬風俗麤戾鮮
恥尚鬼神咀呪之事然金官古俗質而勞敦善
敬上大體皆然樂浪古國之餘沃壤倍收多富
人物貨之所列肆互市晉陽尚富麗京山好女
工寧海善絲桐皆富樂之餘也其利魚鹽銅鐵
楮漆竹箭梅榴棗山通日本賈蠻夷百貨其嶼
鹽田絕影出善馬其外馬島七百里日本通國

輕死好擊刺馬島之倭最巧詐多變今之觀察
使古方伯之職天子賜彤弓彤矢盧弓盧矢以
征不庭今分郡縣置觀察使求民瘼布德澤舉
獨行之士按舉州縣考課不法善績察於山川
土田農桑訟獄民謠奢儉物貨以糾民正俗使
者職也君子亦有自勉者五事昔子路有行尼
父送之曰不强則不達不勞則無功不忠則無
親不信則不服不恭則無禮慎此五者而已老
人終身誦之為大夫請以此加勉云丙辰秋九
月上浣東膠老人肩叟書

贈李侍郎奉使如燕序

漠南諸國古北戎遺種周時為獫狁葷粥犬戎至秦漢時為凶奴善彎弓射獵食肉衣皮以攻伐為能其地多苦寒五穀不生無耕田農作之業逐水草遷徙天性然也有赤翟有白翟有東胡山戎胸衍其外突厥分散谿谷號為堅敵秦始皇帝遣蒙恬等四十四縣自九原雲陽至遼東萬餘里以防胡遼東以外肅慎朝鮮後為勾麗靺鞨周官職方東北為幽州之地其山鎮曰醫巫閭玄菟在醫巫閭下朝鮮檀君箕子之治

今平壤有箕子畎遂入關百五十里孤竹墟有伯夷叔齊廟五百八十里燕京帝王之居王宮國都環涂方三門九經九緯經緯九軌天子五門官府次舍城隅九雉明堂辟廡治教之所出今亡國之地中原無主天下大亂嗟乎國事命使大夫齎幣使絕國亦逝矣青江以北為玄菟遼東勾麗末世失須江西北七百里自秦漢氏以來既盡海內之地方五千里四方萬里禹貢綏服之地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德博威廣天下畏服有明之興既擊逐胡元思以威

服天下躬居塞北以臨胡才六世景皇帝陷於
胡不出十世胡復入亡天下然後乃知聖人之
制盡矣

送吳判書使燕京序

上之二年冬十一月庚子朔日辛巳大夫吳公
受命如燕燕今黑漢所據自我國都穿塞四千
里至燕浮海自宣沙過鹿島鼉磯五千里至寧
遠又至燕千餘里嗟乎夷奴之盛自古而然中
國禮樂之治亂矣周時犬戎弑幽王至漢冒頓
圍帝於白登用陳平計厚遺闕氏約為兄弟其

後有慕容燕有拓拔魏最大唐亡有五胡五胡
之後有完顏氏有奇渥溫氏奇渥溫最强盛將
百年今黑漢據天下已三世明太祖有女真滿
天下之戒黑漢本女真遺種我東方之國自檀
君箕子氏歷朱蒙溫祚朴昔金氏高麗氏至
聖祖之治好文學尚禮讓稱仁義之國國小地
偏以小事大能保社稷黎民冠帶之俗無愧於
百代者今中原陸沉為夷奴然碣石衡漳經紀
冀北之地禹貢岐梁之墟有聲教禮樂遺風况
傳說崇禎近事當時耆艾父老猶在至此言使

事良為慨然博覽風俗土着行國山川道里遐
遠皆使者職也古之人有圖畫以上享禮束帛
加璧遠矣圖事命使其責任之重屬在大夫大
夫其勉之

記言卷之四十七終

記言卷之四十八 續集

四方二

南北道風土誌

安邊唐時靺鞨既并沃沮寘定理安邊二州定
理州後世因革無傳安邊州高麗改登州誌曰
在宜州南宜州今德源府安邊之名最舊遠今
為安邊都護府

北界之地鐵嶺以北至豆滿江千里古沃沮之
域或曰置溝婁東濱淳海自挹婁南至獫狁又
有東沃沮又南沃沮在獫狁之外漢之滄海郡

也挹婁肅慎氏之別名

高麗初定女真拓地浸廣以鐵嶺為界女真靺鞨遺種高句麗部落睿宗二年遣尹瓘吳延寵擊逐女真至先春嶺立石記功以為界置九城曰咸州今咸興府曰英州在蒙羅骨下曰雄州在吉州火串嶺下曰福州古禿魯兀今端川郡曰宜州在定州南公嶮鎮在會寧府蘇下江濱女真強四年悉還其地後柳仁雨復置和登長定預高文宜八州後又没于元恭讓二年我太祖定北邊至豆滿江置孔鏡吉端青洪河七

州

太祖七年以斡木河國祖王跡所基置慶源府後女真寇邊移府於蘇多老女真復入寇又移府於富居增置寧北鎮於石幕以為塞

斡木河後為童孟哥帖木兒所據兀狄哈擊滅之

世宗十六年以金宗瑞為都節制使復孔鏡古地移寧北鎮於伯顏愁所斡木河西北當賊路之衝而斡朶里遺種所居置大鎮以塞北門復置慶源府於會叱家增築孔州古邑城以豆滿

江為界

幹木河胡語吾音會直豆滿江南今會寧府會
叱家今慶源府石幕富居今富寧古邑名石幕
今富寧府龍城古鏡州北境寧北鎮今鏡城府
其等城疏有曰龍城無山川之阻實四散之地
富居石幕皆非疆域之處賊滅之後布置城邑
為萬世之利也自虞川三江西至禿魯江萬年
自博平古和州北盡清河九百里皆肅慎氏之
地

世宗二十三年置茂昌間延虞芮慈城四郡

世祖元年罷四郡虛其地以絕胡清河以外忽
刺温兀良哈婆豬雜種

肅慎氏東濱溟海西至寇漫汗深山之地夏則
巢居冬則穴處無牛羊畜豬食肉衣皮有郤常
木名中國有聖人為君則生其俗貴壯賤老以
無憂哀相尚有石砮楛矢皮骨之甲檀弓三尺
有五寸楛矢尺有咫周武王時貢楛矢石砮周
公旦輔成王復入貢其國東北出石砮取之者
先禱鬼神

扶餘其地連獫狁今北界肅慎之地也其俗好

勇強其法殺人者死没入其家盜一責十二男
女淫婦人妬者皆殺之有軍事則殺牛祭天神
用其蹄占吉凶蹄解者凶合者吉史記龜策列
傳曰四夷各異卜以決吉凶此也四夷嚴祀鬼
神凶奴人祭金人大會蹄林馬韓祭蘇塗肅慎
氏先祝石罍一也

唐書曰沃沮在樂浪東肅慎氏之地出善馬貂
納今太僕置畜牧六於和宜之間

靺鞨本粟靺鞨高句麗別種其酋祚榮引弓數
萬并扶餘沃沮并韓朝鮮地唐開元中去靺鞨

稱渤海以肅慎古地置上京獺貊古地置東京
沃沮古地實南京後渤海為東契丹

人事古今之殊治亂興亡之故其變無窮而風
氣俗尚人物所善所好大體無變沃沮之質樸
強悍沃餘靺鞨之喜勇強嗜欲蓋北俗同然
詔遠方政俗與其上下之志誦遠人傳道古事
辨其丘陵原隰與其山澤之名物利害而詔之
致其珍異

通其財利同其權衡度量除其怨惡
致方貢遠物厚其送逆德博而威廣者也

關西誌

朝鮮九域之地在海隅燕齊之外初無君長有神市始教生民之治民歸之神市生檀君居檀木下號曰檀君始有國號曰朝鮮朝鮮者東方日出之名或曰鮮汕也其國有汕水故曰朝汕都平壤堯立二十五年後徙都唐滅儒州有唐滅京麗史以為檀君氏之國都商武丁八年檀君歿今江東縣傳說檀君塚或曰檀君入阿斯達不言所終泰白阿斯達皆有檀君祠

檀君傳解夫妻為北扶餘禹平水三會諸侯於塗山解夫妻朝禹於塗山氏解夫妻母非西岬女也解夫妻禱於鯤淵生金蛙貌類金蛙命曰金蛙解夫妻傳金蛙金蛙徙迦葉原為東扶餘金蛙末秦并天下

金蛙悅優渚水之女感日影照身生朱蒙朱蒙善射之名有少子溫祚朱蒙溫祚為勾麗百濟之祖

金蛙傳帶素帶素與勾麗爭攻伐有北溟恠由者請從擊殺帶素大霧七日餘兵猶力聞勾麗

國君無恤潛師遁歸至孫都頭降勾麗東扶餘
亡當莽之世五世二千年

金蛙之世殷亡殷亡箕子至朝鮮殷民從者五
千餘人詩書禮樂巫醫卜筮百家技藝皆從之
周武王因以封之而不臣也都平壤始至言語
不通譯而通其志重禮俗敬鬼神行八政之教
相殺者償以命相傷者償以穀相盜者沒為奴
婢欲贖者人五十萬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黎
民樂業民無盜門不夜扃行旅野宿平壤兔山
有箕子塚其國漢之玄菟樂浪古朝鮮地在肅

慎氏之西

至周之末世燕伯稱為王東略地朝鮮侯欲伐
燕以尊周室大夫禮諫而止六國時燕略屬朝
鮮筭塞置吏又攻其西地二千餘里以滿潘汗
為界

及秦始皇帝遣蒙恬筭長城至遼東朝鮮王否
懼服於秦太子準立與燕王綰約以涇水為界
守遼東古塞後為衛滿所襲破王淮南奔為馬
韓箕子傳國四十一世九百二十八年馬韓又
二百餘年為百濟所并

衛滿者燕亡人魁結為蠻夷服聚黨千餘逐王
準據朝鮮以兵威財物并古秦雲障地拓地數
千里二世至孫右渠漢孝武滅之分其地為樂
浪玄菟玄菟治沃沮樂浪治朝鮮

孝昭時筭遼東城以玄菟為東州

弁韓樂浪之苗裔也韓書曰弁韓樂浪箕子所
封也唐書曰弁韓在樂浪之地

高句麗始祖朱蒙扶餘國君金蛙子也金蛙悅
優渤水之女感日影照身生朱蒙以為無人道
而生棄之馬牛避不踐遂收之生七年能執射

號曰朱蒙朱蒙善射之名長則智慧過人金蛙
有子七人忌之謀欲殺之朱蒙與烏伊摩離陝
父三人者亡至卒本扶餘因立國為君國號高
句麗其俗雜肅慎鮮卑靺鞨降松壤滅苻人沃
沮始大當秦王政并六國之時卒號曰東明王
類利立用扶芬奴降鮮卑為屬國有臣薛支言
於類利曰尉那之地險阻土沃宜五種多麋鹿
可居遂徙居焉

無恤立攻扶餘有恠由者自稱北溟人長九尺
目有光請從無恤異而許之與餘兵戰恠由擊

殺其君帶素其衆猶力鬪圍之數重有大霧七日無恤懼而逃歸恠由死葬北溟之南麗人以時祀之

無恤既殺帶素并玄菟樂浪遂霸東夷卒號大武神王漢建武二十五年伐取樂浪地至漻水解憂立無道國人叛之為其臣所弒立類利孫宮宮立六十六年任用賢良國治兵強王弟遂成畔王曰我今老矣讓於遂成以絕惡聲遂成立殺前王之子為明臨答夫所弒迎立王弟伯固伯固七十七遂成子鄒安亡匿山中詣王請

罪王封讓國君伯固傳男武得乙巴素為相年八十餘明政教信賞罰國以治平當東漢之末天下大亂漢人多歸之立賑貸法春夏發粟賑之冬則收之至今州郡縣上計是也

壽王六世至王元立隋煬帝大發兵伐勾麗不利而歸乙支文德乘其不利襲擊大破之隋敗兵至漻水無舟可渡追兵在後急有浮屠七人前徒涉隋兵從之皆溺没麗人漻水上作七浮屠以祀之

至建武立泉蓋蘇文等長城自扶餘西南薄海

千餘里十六年而成遂弑其君建武立滅專國
政唐太宗親征勾麗詔新羅百濟奚契丹共擊
之帝降白巖城至安市城攻之三月不克遼左
早寒士馬凍死詔班師安市城主從城上拜帝
謝曰士各為其主也帝賜縑百疋
摠章元年薛仁貴為前鋒拔扶餘川中四十餘
城蓋蘇文死而其子為莫離支既勢窮遣其子
亡入唐向導滅國時彗星見於畢昴李世勣乘
勝合新羅兵圍平壤王滅降勾麗亡自朱蒙傳
二十八世六百五年

高氏國都三遷朱蒙立國卒本扶餘留利徙居
尉那二世而魏毋丘儉攻陷九都憂位居走保
南沃沮因徙都平壤晉時王釗立還居九都壽
王三世復遷于平壤至滅亡於唐

唐既滅勾麗分其地為九府四十一州百縣後為
靺鞨所并置西京於清河上卒并於新羅
至高麗定疆域為沮西地今為平安道西京三
州十一府二十八郡縣幅負千里其星箕其次
析木西濱燕齊之海東接閭延虞芮古肅慎之
地北至清河清河以外古玄菟扶餘又其西遼

東古地

平壤國之西京自檀君淳龐之治被箕子之化為有道之國自衛滿以降俗變勁悍扶餘勾麗以善鬪立國然霸王之所更居五民之所聚沮西尚富麗多傑俊龍灣安朔中國之途物貨之所流其利絲麻鹽鐵海錯萬年青塞以東貢蔘漆貂納皮革之物壤界接於禹貢冀北之地其民質實有大國之風

耽羅誌

毛羅南海中小國幅員四百里海路九百七十里而遙

本九夷之一上古有高乙那良乙那夫乙那三人者化生為人始為生民之祖三祖之基謂之上都中都下都

高乙那十五世有高厚高清始通新羅時有客星見新羅國君號厚曰星主清曰王子王子者寵愛之名初二高浮海來泊耽津命國號曰耽羅後世降百濟為耽毛羅賜爵恩率後為佐平高麗太祖二十年耽毛羅遣其子末老來朝至

肅宗立滅為郡縣至元宗時耽七羅反遣金方慶討平之

忠烈王元年元置耽羅總管放牛馬駱駝驢羊二十年罷總管屬高麗

高麗真濟州牧後六年元更置軍民萬戶放厩馬旋棄之恭愍王二十一年元復置萬戶府元亡復屬高麗

洪武七年元牧子作亂自稱東西哈赤殺長吏高麗遣崔瑩伐之盡殺之我

太祖五年置州牧判官

太宗二年革星主王子為左右都知管置旌義大靜二縣

世宗二十七年罷左右都知管選邑俊置上鎮撫

州在頭無嶽北北地常多北風樹木之植皆偃向南旌義大靜二縣在嶽南南地無風多瘴霧晝晦頭無嶽漢挈別名亦曰釜嶽在州南二十里衆峯峯皆上有泓地勢寬平稱頭無嶽其絕頂有白鹿泓春秋二分夕見南極老人星釜嶽東為長兀嶽高與釜嶽齊上有深淵水旱

行禱山高五月積雪八月襲表州東五十里長沙堆

州縣之居皆山麓海上其土皆沙礫唯州旁廣壤赤埴

其地多壽考其俗好淫祠男少女多女執男役有女丁之號

島人皮服海妻無裙布繫一尺

其穀宜黍稷菽麥其貨瑣珠玳瑁螺貝其魚鮓魚鮫魚望魚胎化無卵育其果橘柚橙柑椀榲產良馬

山高海惡其人業射獵漁釣不用網罟

山麓之地多石少土耕種者踏田多虫蛇蛆尺餘出香鼠

山無虎豹熊羆豺狼惡獸無狐兔鳥無鸛無鵲無鷓鴣山中見奇禽怪鳥有貢鳥獸麋鹿豕海獺

毛羅火脫餘鼠其間海水深黝多烈風高浪奔春夏南望水宗外高檣大馭過者無數此黑齒之夷通中國之路亦海外諸蠻夷物貨所通西南望白海崔溥漂海東風七晝夜至白海其外

大琉球

記言卷之四十八終

記言卷之四十九 續集

禮一

舉保傅篇自明劄

臣側聞有黃世禎者上疏攻臣指為害正云云此蓋有說焉臣於昔上疏言建儲事賈生保傅篇曰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身體傅傳之德義師導之教訓置

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保傅篇雖賈生作之大抵古之遺也今春坊師傅賓客諸講官之置亦古之遺也前時 殿下誕生已離襁褓之年而未有此舉臣謹以此禮上建儲之疏而疏中有國本未定之語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胡安國曰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故也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國儲大號也冊誓上儀也臣之此言嚴國本教太子之遺也

當時疏下該曹事不行而聞宋時烈頗有不悅語臣咄咄私嘆曰彼亦讀古人之書者也而乃不說語耶至今攻臣者以付宗統嫡統之說而辭說累累臣不知其所謂也事在冊禮之前而歲年且久臣竊恐 殿下或未之知也略舉前說以上臣蒙荷大恩終無尺寸之報而怒臣者益多臣不知所以自處也伏乞 聖明亟罷臣職許臣歸死田里不勝幸甚

練後無朝夕哭劄

伏以臣得見禮曹回啓大臣收議從金長生之

說 仁宣大妃小祥後上食有哭之議金長生
之說不知何據而考之禮經則不然既夕禮曰
居倚廬不脫經帶晝夜哭無時又曰返哭惟朝
夕哭不奠喪服小記曰無事則不闢廟門哭於
其次喪服傳曰既虞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
又曰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哭無時疏曰既練
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
則哭也家禮初喪章食時上食註如朝奠儀既
虞罷朝夕奠唯朝夕哭又小祥章上朝夕哭三
年之喪止朝夕哭則無哭故令孝子之至痛許

有時而伸其哀此加隆之義也禮有奠而無上
食有始死奠有小殮奠有大殮奠有朝夕奠朔
月奠薦新有黍稷喪大記補曰朔月月半殷奠
自始死以來奠不言黍稷至此乃言之故於是
始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
人生則有朝夕之常食死則有朔月月半之黍
稷殷奠既大祥有四時之祭禮制有節隆殺有
漸闢廟門之禮既止哭上食猶哭則是常哭猶
在而又哀至則哭與初喪同非哀殺之節也禮
貴實無貌非所疑也先儒臣李滉曰細觀禮意

卒哭漸用吉禮朝夕之間哀至不哭惟存朝夕
哭練而止朝夕哭惟朔望會哭哀漸殺服漸殺
哭亦漸殺也若有朝夕上食哭不應曰惟朔望
會哭而臣謹歷考經傳條列以進禮莫嚴於三
年之喪見譏於四方後世非細故更議於大臣
臣無任惶恐隕越之至

大王大妃服制收議

通解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
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

諸侯為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周禮司服凡喪

為天王斬疏曰諸侯諸臣皆為天王斬衰

君傳曰凡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疏曰謂諸侯
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也兄弟俱
為諸侯則各依本服

齊衰章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
母亦不敢降也疏曰以子為母服齊衰母為之
不得過於子為已也

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
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可得服其服

齊衰不杖期註天子諸侯絕旁期正統之期猶

不降故兼云齊衰正統大功亦不降父母為長子三年以先祖之正體也蓋已極無以加矣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與兄弟俱為諸侯者尊同尊同則服其服太后之於國君尊同有母子之本服父為子斬以正體傳重也母為子齊衰不得過於子為已也司服凡喪為天王斬疏言諸侯諸臣為王斬不言母后為王斬五服圖族祖出於高祖諸祖出於曾祖諸父出於祖兄弟出於父子孫出於已正體之尊不係於五屬君臣之義雖嚴父子之倫何可廢之

天子諸侯絕旁期尊同則不絕不絕則無斬此喪服之大義也

魏晉故事皇太后三夫人已下皆為天子斬東晉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尹鑄博於禮者也言此禮矣臣有管見安敢不盡言伏惟 上裁

收議後又進劄

今以議禮事因領左相進劄有大臣六卿三司之長會賓廳之 命召牌及臣臣適有狗馬之疾猝甚不得趨 命死罪死罪臣既已盡於前

日獻議而臨問之下不得不更申數語以畢前說

儀禮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斬為正體傳重也齊衰章母為長子齊衰不得過於子為已也此言長子本服

周禮司服職曰凡喪為天王斬疏曰諸侯諸臣為天王斬母后與諸侯諸臣為天王同斬未之聞也

儀禮君疏曰諸侯死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兄弟俱為諸侯則各依本服

大功章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服其服以太后之尊反下於姑姊妹女子子而不得服本服乎父子大倫不可以同國論也三從本於高祖再從本於曾祖從昆弟本於祖昆弟本於父子孫本於已五屬係於正統正統不係於五屬以父母係於五屬無此理然則本支之序亂矣天子諸侯絕旁期尊同則不絕故服本服者無斬太后為嗣君斬魏晉故事非三代之禮也今尹鑄建此議臣以為不必太后為嗣君服斬然後

君位益尊徒取天下後世之譏而已也
昨以議禮事因領左相進劄有大臣六卿三司
之長會宿廳之命召牌再下而臣狗馬之疾
猝甚不得已扶詣闕下敢陳所懷臣既已盡於
前日獻議之日所見既定本無苟從之事亦無
更進之言臣區區所願者 聖德日躋無過於
百代之上而已臣伏見 大王大妃服制收議
東晉孝武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宋武帝崩蕭
太后制三年之服而此非三代之禮也臣不敢
引以為 聖朝盡禮之明証矣今承隆批不勝

惶恐之至

與希仲 乙卯

前者希仲與我面論箕子為東方禮教之祖祀
於國中如祀孔子者稽之禮書則不然禮廟饗
不出國顯更有伏羲廟實沈遷于大夏晉人祀
之嚳序星辰以著衆堯均刑法以義終未聞天
下祭伏羲嚳堯舜崩於蒼梧南疑有舜廟太公
封於齊齊有太公廟箕子雖聖祭於國中則非
類也祭非其類鬼神不歆祭孔子於學氣類之
饗祭箕子則不然愚以為平壤有箕子廟平壤

箕子之國宜增飾之祀以諸侯禮樂可也愚見如此更思之幸甚

答希仲

首言父為長子者先舉長子之本服也

父為長子斬為傳重也非以父之尊降為臣服也

齊衰章曰母為長子齊衰不得過於子為已也何以謂非禮經之意云也

凡喪服為天王斬非并舉父母而言也

兄弟俱為諸侯各依本服俱為諸侯則固異國

之君或為寄公則亦服斬乎

母為嗣君斬此魏晉故事非周公之禮也凡在一國之內而為親屬者無論男女皆服斬則母亦在無論男女之中與君臣同斬恐不然正統之尊見於本宗服圖五屬本於正統乎正統本於五屬乎然則本支之序亂矣母為臣子臣母而大倫不亂乎不絕則無斬須細思之君臣之服不絕則服本服服本服者亦斬乎

左右陰陽說

天道尚左地道尚右陰陽之義也

朝廷之禮以東為上祠廟之禮以西為上
奠用玄纁玄為陰纁為陽地道主陰故玄在右
纁在左

親耕議

月令曰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
御命曰勞酒註曰士賤不與耕故不與勞酒之
賜也

耕則王一垓三公九卿諸侯大夫各三其上庶
民終于千畝燕則王饗太牢班嘗之庶民終食
下之所以奉上上之所以禮下有節有儀禮數

不亂然後可謂禮成此禮既見於禮經又載於
五禮儀我 先王已行之禮不可闕也大夫以
上與耕者與燕則與正至百官之會不同時之
有豐儉亦非所論也

正至之會固國之大禮今廢而不舉遠矣然親
耕勞酒之禮特曠世盛儀亦非正至之比不可
以正至廢禮均視而不舉也

大徇者千畝既終 上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之
禮也此禮不舉則禮無終禮無終則禮不成事
體不可此數者因一時失禮後世以為禮式則

恐有百代之議也不可不舉也更下詢于諸大臣毋使欠闕大善也古者使后宮藏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也王制曰上春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註曰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以佐王供郊禘也又曰王祗祓監農不易註曰祗敬也王齊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月令曰王命田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五穀所殖若黍之利高燥稌之利下濕之類也古禮后率六宮之人生種稷之種以獻之於王

註曰先種後熟為種後種先熟為種宋齊古事千畝之內種赤梁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稌麻子大麥小麥今禮曹定式親耕之田以九穀雜種一畝不知何據如此非所以供郊禘之道也百穀失早晚之時種殖之宜則不殖必如禮經審物土之宜早晚之時以奉盡敬神明必誠必信之道也

親蠶議

親蠶之禮月令曰季春之月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註曰黃桑之服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者

先帝先代木德之君薦鞠衣以祈蠶事

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註曰躬桑親自采桑也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王制曰中春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

祭服

北郊有公桑蠶室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

大昕之朝君以皮弁素積卜三宫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

既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禕而受之因小牢而禮之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宫夫人世婦之吉者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成君服以祀先公敬之至也

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也

親蠶之禮蓋莫大焉實與親耕之禮一體而本朝亦有公桑蠶室而親蠶之禮不傳亦不載於五禮儀不敢率爾講定更詢于諸大臣召致中外博學知禮之士廣詢施行臣意如此伏惟

上裁

論咸興本宮 四王 太祖享祀事

臣在田野最後得見朝報因禮曹判書睦來善所啓諫院有爭論之事此享先王之禮國之大事事莫重焉而終無下詢大臣之事臣竊未知其故也稽之祭法魯序星辰堯均刑法舜勤衆事而野死契為司徒而教成稷殖百穀湯以寬代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有高辛廟有堯祠契之商所封之邑舜之南疑巡狩之國稷之廟左階有金人之銘者是也羽山禹修鯀

之功也毫湯德之所自也岐太王之荒文王之康也皆列於祀典四代之所禋祀不係於郊禘禘有時而止祠無窮今咸興本宮之祭舊遠未知何自始也太祖建國立制功烈施於百代固不可言也四王實王跡所起之祖猶西周太王之肇基王跡王季歷其勤王家祭於其國禮之不可闕者禮所謂祀享不出其國百代不毀者也禮式不立內司供祀事內司小吏掌奠獻祀事不嚴非所以享先王之道也亦不足為法於百王恐為後世之譏也鬼神之理甚微

言言卷之四十九
享之則格禱焉則應久則不散謂之非禮之禮
而毀之則不可祀則當立肆獻灌享先王之
祀也不當祀而祀諂也當祀而不祀怠也祀而
不以禮無祀也古者告祝之詞曰來格來享降
福無疆報享之禮顧不重耶惟殿下下禮官
博考古先王之禮定祀式立祠名置祠官大祀
以光大先王之孝實帝王之盛節也臣老廢
田野冒瀆天威妄論大禮死罪死罪

禮二

五服通考序

廣平申使君專示五服通考九卷自本宗服以
至三殤三父八母外親出繼出嫁妻為夫黨妾
為主族君為臣臣為君君之宗族為君服又五
服之外五世袒免同爨師友官師舉主改葬其
服三十一廣平前代司寇公所著者也博覽崇
禮可謂百代之書此書不出藏於家至今四世
六十年老人恨得見之晚也今將刊行問於老
人欲一言叙其事此何可已也老人雖甚耄敢
不諾昔夏殷之禮孔子時已不具不足徵於祀
宋而成周之禮亦周衰大壞然遺文猶在至秦

則又焚滅無餘漢興稍求亡書自高堂生後有
王史氏后倉大戴小戴所傳述浸備莽時劉歆
立周官經其後杜子春鄭興鄭玄王肅于賈之
徒作周官詁解傳授諸經註疏又如貞觀開元
之禮通典會典宋制五賢人禮說朱子家禮諸
書大傳所謂經文雖缺必有待於後人者信矣
威儀三百禮儀三千且莫重於送終哀死之節
若喪服之重親親尊尊長長之序男女之別人
道之大者歷代沿革得失尤詳甚善甚善禮有
尊卑輕重厭降隆殺之節焉無此則亂矣道之

汗隆世之治亂係焉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亡
則亡此之謂也顧不重歟雖有博古好禮之士
禮書汗漫又雜出於傳記不能遍觀而盡識且
禮廢久矣無所考證今此之書既博考通覽編
數無遺上自天子諸侯寄公舊君以及卿大夫
士庶人之禮盡矣故稱之曰百代之書重光作
噩嘉月上弦夕孔巖許穆序

記言卷之四十九終

記言卷之五十 續集

學一

進心學圖

臣病中每見 經筵諸臣必問 聖學日就心
忻然喜之私自語有君如此何患國之不治此
輔弼者之責也及臣獲侍 經筵 聖德夙成
臣實忻慶臣雖至老死安敢不樂告以所學哉
謹作心學圖堯舜禹傳授心法圖以 進庶幾
有補於 聖學之萬一云

上之元年三月 日臣穆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心學圖

人生而靜

靜

寂然無欲

無欲故虛

心不動

虛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六本

虛故明

明

明無不照

明故無不通

通

虛靈 具眾理 心之體

心

不昧 應萬事 心之用

感而遂通

動

人之理直

直

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之和

天下之達道

直故公

公

公故溥

溥

溥博無窮 聖人之六行

事物未交知覺未萌此心虛明寂然無物及心與物交知覺自生

人生而靜靜故此心虛明至於無所不通人之理直直故公至於大而無窮

故曰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心學之大要

此特舉其學術成效次第其持守之方莫切於堯舜禹傳授心法十六言

堯舜禹傳授心法圖

發於形氣之私
人心
物欲難公而
易私故危
惟危

心之一箇知

覺天理人欲

同行而異情

心

道心

發於義理之正

惟微

義理難明而
易昧故微

精而察之

惟精

不雜形氣之私

一而守之

惟一

純乎義理之正

危者安

微者著

動靜云為自無過不

允執厥中

及之差信執其中

程子曰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如擇善固執擇善

惟精也固執惟一也

又如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

是惟一也

又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惟精也如篤行惟

一也

至如明善惟精也誠身惟一也

大學格物致知惟精也誠意正心惟一也學所

以學此者也孟子之後失其傳所以失此者也

為學之序

心之體本虛其理則實感通無窮皆實理虛者實之體實者虛之用事物未交知覺未萌此心虛明寂然無物及心與物交知覺自生物格知至意誠心正皆心之良能也由是而推之流行不窮者道也自修身以至家齊國治天下平皆一理心與物相感物理自明者誠也誠非敬不存敬非誠不立敬主一一則定心法莫善於定定則靜靜則安安則慮慮則得泉之涓涓火之焰焰自然之序可見為學之序亦然故曰序不可亂功不可闕天地無為而行化育聖人無私

而贊化育聖人無欲故無私學至於無欲則大
大則化化則神神則不可知

學二

易學傳授

松墩隱者務安縣松丘里人尹挺字宇天授有也弊衣蓬戶蔬食不厭絕跡不與人來往讀易不出七十八年而死今讀其遺文通變無窮之妙極於無兆無朕而盡矣

隱者死之後有其家子孫云隱者守貞老人之子也老人八十四歲翁尹濟者也隱者生於鄭

氏死阿山十年之後蓋不及門者也初守貞老人聞易數於鄭氏老人八十四死而習其數不以語人亦不以示人老而傳於其子其數自庖羲氏畫卦之本推之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以至六十四三百八十四近而一身之微遠而六合之外刮柔清濁日月晝夜寒暑往來盈虛消長氣化之分物類之羣吉凶悔吝於是焉見矣其大數自三百六十變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天地一十二會小運改矣再變為六百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而三變為二萬八千二百一

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天地之大化窮矣馮馮翼翼無兆無朕之本是也窮則變變則生生不窮又有洪範筮法祖述九峯有稽疑八十一章重光作噩朝月大暑節眉叟著

先生生於西韓海上慕古人之學遊京師博讀聖人賢人書既薦信好禮講學不倦可謂豪傑之士也又如河圖之數洛書之文八卦之變九疇之叙先天之本後天之用與夫周天度數日月運行寒暑代序星辰躔次無所不究其未得

之也潛心積慮至發憤忘寢食久而後乃通無
一物不自得於心者自號曰困齋謂困而得之
者也其文可謂崇論博識為百代之書遠近爭
師之

校正經書義以後事詳下篇世變

己丑之獄先生死於窮北其門人受業者皆被
罪至今百年餘禍未已至毀其祠諸學子尊先
生者一一抵罪禁錮者四百有守貞老人得先
生理數歲其書諱其讀傳於松墩隱者隱者無
弟子亦自隱無名不見於世世莫有知者惟南

中善行羅祐尊事之

寬齋諱大清字義仲先生次第而少先生三歲
亦博學多通一時稱伯仲云先生死之後十二
年悲痛如一日

其歿也戒其子曰我死殮不用吉服祭不用魚
肉一如生時之處七十二歿南方士為先生立
祠其鄉以叟配食

叟死之後子敏興仕為縣監

上方悔之傳曰大清痛兄非命其兄死之十三
年槁枯自滅今收用其子意蓋為此掌令趙績

韓罷職續韓澈諸客論敏興者也

記言卷之五十終

記言卷之五十一 續集

論事一

仍疏決進言

七月五日 上遣承旨 宣諭入侍疏決既罷
進曰 上為百姓悶旱禱雨殆無所不用其極
哀憐冤枉 親臨疏決非止一二至此蓋無以
加矣 上心至誠感天而已也自古有一念之
譽一事之失或召灾招咎亦有一事之美一言
之善或消灾息妖天人一理誠意相感捷於影
響此理不可誣也君臣上下皆以獲戾自飭天

道可冀也

因灾異請寬赦骨肉對

旱既太甚田禾大無民命迫矣 殿下凡禱祀
天地山川百神牲幣之禮畢舉哀悶冤枉親決
囚徒所以為百姓者殆無所不用其極而天道
之應漠然又詢問羣臣令各言其所欲言者
聖德至矣無以加矣今當下詢當盡言無隱世
龍之妻罪雖犯逆 孝廟寬之貸以不死禁不
通私親近三十年今失其性不知人理云許令
任便居住得終其天年聖德事也 槓榷其犯罪

固不敢論臣嘗讀周官經司寇職麗邦法有八
辟其一曰議親之辟鄭玄曰親者若今時宗室
也有罪先請是也王之親族不可與眾人同例
有罪則議之所以教天下之愛親族也慮囚大
惠也寬赦及於眾庶而宗室之親不與焉恩澤
溥博踈遠畢達而仁愛不逮親近何也恐為聖
德之累况臣職在大臣之後不敢不啓上曰當
慮囚之日凡于罪囚皆蒙赦宥獨世龍妻久在
幽囚之中渠雖犯逆 孝廟既待以不死
王亦欲放釋而未果矣今則渠又為廢疾之人
特為放釋 上又曰槓榷等以骨肉至親異於
他人雖有所犯重大罪罰既行久寬遐方心所
不忍 慈殿亦有惻然欲赦之意特為放釋

論朴憲劄

伏以朴憲事臣既略陳於疏決之日矣即見朝報因禁府啓目有嚴問之教臣不覺駭然而驚憲本草茅卑賤敢以閭里之語上瀾天聽語犯慈聖憲罪固罔赦二三公子出入浸潤之說政令或由於宦寺之說雖憲慌怯不擇而發實非憲做出之言以此罪憲憲亦冤矣憲以言事得罪其言之愚妄固不足言殿下臨御以來無此事臣竊惜之臣雖老悖豈有一毫右憲而負殿下執取進止前日疏決時領中樞鄭知和首發此

事余亦因陳寬釋之音金壽恒上劄曰合辭請釋云者是也

論事二

論政弊劄

伏以臣聞禍伏於無形變生於不戒智者察於幾微明者見於未萌故聖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守要害選勇猛修器械務畜積此固謀臣智士所宜竭力勞心以備不虞之計而亦聖王所以不遑暇食以為億萬無窮之計者也然臣以為今日之務保民為急飢饉荐臻百姓流離大命迫矣朝廷憂恤百姓殆無所不用其極而內

則政令不一民不信法外則官吏慢法澤不下
究又中外多事都案五家紙牌築城諸要害一
時並作民不堪命四方騷然雖良法美政民散
則可憂况弊先於法怨咨盈路行不慎始成事
不諫惟築城猶可姑緩寬民慰民惠澤不細
殿下初即位雖深山窮谷愚夫愚婦亦莫不忻
然悅之以為太平可待而即今人心散亂朝不
保夕視國法如怨讐以如此之人心如此之國
勢妄意天下之功不顧國家之大患將殺人亡
國而有不戒者臣未知大計必如此也太白晝

見白虹貫日冬月天地閉塞虹霓發見雷鳴地
震昏霧四塞白日無光此亦非治平之影也政
亂民散亡國隨之氣數相感自古通患有國之
大戒不此之慮而輕論國之大事臣竊憂之固
國莫如人和人和既失雖有層城百雉積儲滿
萬闔一如林終無益於勝敗之數也古昔聖王
之治養民為先養民則民安民安則國安國安
則教立法行而民不肯民不肯則信孚信孚則
天地應之鬼神佑之

論配享臣劄

伏以臣前上劄言鄭太和事 上教嚴重臣恐
懼縮伏以待罪吏曹判書臣熙上疏朝報中見
上疏大槩而已及見其疏本其語意實詆斥臣
言臣言纔畢遽有此疏臣罪益大其疏曰時烈
發四種期年之說太和一言揮之使時烈不敢
以此為言又曰體而不正之說已不得行此言
恐不然太和一則恐忤於時烈一則恐得罪於
公議引大明律九族圖長子衆子期年之說假
名國制以彌縫之從時烈降殺之制邦君三年
之制遂不舉今熙以為賴太和一言揮之體而

不正之說已不得行然則尹善道所爭論者何
事也趙綱所謂善道為 孝廟左袒云者何事
也善道幽囚窮髮之北十年卒窮死海島者何
事也綱削其職黜之者何事也卒之 仁宣太
妃之喪降從衆子期年之服何事也 先王之
所釐正者亦何事也如其言則此無 先王也
無 殿下也無朝廷也無一世也可謂寒心一
從國制專聽於太和則太和已死久矣時烈無
誤禮之罪賓廳之議自正自此朝廷之事大變
是者非非者是有罪者無罪無罪者有罪 先

王之覺悟釐正者徒為無益之空言虛文國之大患無窮雖物論無權人之心固已明矣是是非非善善惡惡天理之正在人心而發者物論也人君其尊如天其勢如地其威德如春生秋殺億兆之戴之也如神明天下之大四海之衆莫之敢抗者人君也然猶獨不勝者物論也物論可畏也熙乃敢蔑一世之物論以欺 殿下之明也耶臣積疾沉綿年齒已窮朝夕顛溝壑甘受大罪死無所憾伏乞 聖明罷臣職治臣罪以謝人言取 進止

答希仲書

己未

希仲常大言魯山事尹舜舉嘗作魯陵誌希仲乃言於玉堂精寫以進亦請於 上特祭魯陵欲復位張本也又致書於我欲上劄言之我以為不可復書以不從之意

世道大變上下無紀天理晦塞人心散亂兵氣太盛妖祥物恠聽聞寒心在朝者當盡言之時所示文字愚意則不然頃年作成三問廟於湖西僕聞之私自語以為當時六臣事固是非之所不到而立廟則不可况此事何事也此言何

言也直欲掩耳而不願聞也昔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孔子曰知禮言君之過與諫君之過不同以此推之此義可明更思之甚善亦有一言復貞陵事與此事體一也先王之教置太宗於何地者此也雖善為辭說以有過之言引無過之君未知其善也不宣已未正月既望

希仲又以書責我我不答作上議以待詢此臣子所不敢言者也鑄嘗以此事貽書於臣亦勸臣上劄臣答以大不可之意曰直欲掩耳而不願聞也萬一事得施行上告太廟頌教

八方則臣未知慙德之所歸也臣為君隱子為父隱尊君親親萬古通義也故春秋孔子諱魯先君之過而今鑄直欲正先王之事臣以為非孔子之教也諫不聽而去箕子猶以為彰其君之過况此事何事也此言何言也臣而不為君隱子而不為父隱尊者不為尊親者不為親人之理亂矣伏惟上裁

進君德箴劄子

此專言時事政弊以及妖孽小人之災

伏以方今治道不張百姓怨咨災異孔棘積怨生災積災成禍人心之悅豫怨咨天道之吉祥

妖孽一氣而相感不同耳天道人事之相感如
影響相從氣同則會聲比則應美事召美類惡
事召惡類自然之理也君子之與吉祥類也小
人之與妖孽類也君子進而國治小人用而國
亂故國將興美祥先見國將亡妖孽先見近來
人心世變妖孽上之所知也此君子之應耶
小人之應耶周以萎靡亡秦以富强亡為惡不
同而亡國則一也此亦人君所當戒者也禮壞
法亡而東周不振強暴無道而秦以滅亡亡國
之故皆本於君德之不戒恬於宴私悅於安佚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潛萌於狎近私昵而不自
覺也可不戒哉君為四方之表君德正則四方
正故曰堯舜帥天下以仁民從之此之謂也惟
殿下日嚴祗敬警戒豫怠嚴宮禁戒戚屬毋使
便嬖害德辨邪正公好惡毋使讒慝害正此治
道之序也進賢退邪治道既張則人心大悅天
道大順妖孽消亡吉祥應之善績廣而姦邪不
作矣今臣老矣扶舁入國感冒沉綿今五十餘
日耳聾眼眩行則喘急氣力全亡不敢側近
天威惟耿耿孤衷不滅冒進瞽說拜手稽首獻

君德箴凡三十一句一百三十六字惟 殿下
以此加勉 聖德取進止 其箴曰

天無常親克敬惟親民無常懷懷于克仁鬼神
無常享享于克誠執德惟健臨下克明德惟治
否德亡德之積來百祥否德之積來百殃敬天
之戒毋作戲豫敬天之渝毋好佚遊日嚴祇懼
警戒勿惰毋私寵以受侮毋匿過以澤非以德
求德以彰有常讒諛多類邪巧多方不畏不戒
其害必大去讒遠佞以正官治以遺子孫萬世

論執政劄

上初登至尊首正邦禮罪人既黜人心悅服四
方想望數年來治道壞亡百姓失望怨咨隨起
此何也教亡政亂朝廷大壞無法無紀捐廉恥
棄禮義貪欲無厭人之理蓋極亂矣庶事潰裂
人各異心立黨相攻白黑混淆流言相謗至誣
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此皆亡國之治國無畜猶
以為國不為國况無法無紀而能為國乎臣聞
國之治亂在人賢良進則善績興而治道成小
人用則庶政亂而灾害生考之歷代興國亡國
一一皆然自古亡國之君誰不欲任用忠良長

久治安為子孫萬世計也所謂忠者非忠所謂
計者非計也巧言似信讒言似忠姦邪日進良
善日踈國事日非卒至於身亡國敗而不自覺
也忠言逆耳便佞易悅雖有明哲之君或不得
免焉此聖人所以畏巧言令色孔壬者也 上
自以冲年嗣服卑謙克讓凡國之大事細事必
先問舊臣聽用不疑此固善矣今領議政許積
先王之所顧托 上之所親信如齊桓之於管
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既任大責重權位既盛
締交戚里以為形勢宦寺貴近結為密客伺

上動靜以為迎合有相門內官之讒勸興作深
山險阻城壘萬杵百姓苦之而以勤事感 上
意以專權力其庶孽子堅所為多無狀國人所
共知掌邦法者莫之禁因南九萬之䟽事始發
覺而專掩匿覆蓋九萬竄堅卒無事人心益不
快仄目畏惡嗜利趨勢之徒布列內外門庭如
市賂遺相屬於道路其所深者貴戚宦寺所親
者讒諂面諛 上得此人行此術欲與之謀國
望治難矣彼入相於時烈時與之相善每論事
無一違貳其所指者當時耳目不可誣及時烈

敗後付合公議若初無苟同者然及告 廟之
議起見外戚貴家多陰厚罪人者乃曰此禮若
行則從有難處之事節節而起沮抑不行大義
所重在 宗廟乎在時烈乎事之難處者果何
事也江都賊書既出人心危疑事變叵測而又
即不上聞何也方今上下無紀人心散亂國事
危疑甚於前日及變生禍至雖有聖人不能為
之謀矣彼得君不為不專行國政不為不久而
朝廷大潰天理晦塞君臣之義亂矣捐廉棄恥
貪欲無厭欺誣成風特其細故耳臣不敢知當

誰任其咎屋大柱小當受其敗易曰鼎折足覆
公餗其形渥凶此之謂也生民困窮飢饉加之
至父子不相保天道示警妖孽百出天地失常
陰陽不和見於災異者無非人事召之也日者
衆陽之長人君之表君不修道日失其度晡昧
無光各有云為日初出其法牽於女謁日出後
近臣亂政日中大臣欺誣又曰大臣用事乘權
藉勢羽翼陰附者使毀譽乖反是非熒惑厥咎
日月無光雪霜夏墮列星失行皆大臣之咎大
臣之職揔百官平庶政撫百姓經邦國豈但貴

日字
疑行

其身富其家大其勢酬其所德報其所怨以足其意欲而已也惟 殿下察之臣老矣荷 聖明優老聖德得反身鄉閭今年復入脩門世道之變人事之亂至此又極矣又自今過一年二年則當更作何狀世道人心也人心一散則難合天命係焉臣竊憂之此在 殿下正心以及家邦嚴宮禁杜私門辨賢邪正朝廷顯善威惡使良善勸而小人懼興庶勉恥以帥四方君德幸甚邦國幸甚

劄既上 嚴批下朝廷震動更上劄請罪

上下聽人指啖令之首實之教

沮毀用事古人所戒臣固知一言出口禍必隨之而日見朝廷潰裂已陷危亡今當辭訣冒陳不隱 聖批嚴重惶恐隕越不知所出臣之此言國人所共言雖當誅滅推委他人以求自免臣死不為此伏乞下臣司敗以治臣罪席藁請命不知所云

即出國門未及郊外右相熙白 上竄朝士四人權大載光州權璫清道李鳳徵靈光李沃定州沃前年竄龍川今赦還纔數日得罪

者皆不知得罪事何事後以冬月雷震赦之
治道一

春秋之義勉學子

春秋之書首言大一統以明仁義之道尊君卑
臣行王道正人紀褒善糾邪使亂臣賊子禁其
姦而不得肆春秋之教也為人臣不忠不嚴朋
黨比周悖道蔑法以遂其私春秋之禁也弑君
亡國皆出於此於是有天討天誅御世正治莫
善於春秋知春秋之義然後嚴君仁親之理得
天道人事各有順正寒暑序風雨時妖孽不作

易之化禮之則樂之和詩之風書之政春秋之
義皆聖人之用而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進君德之戒劄

伏以臣以不才叨荷 大恩光寵逾分感激
殊眷益勉竭忠報德年壽已窮精力耄亡徒一
心眷眷不知所為也每經筵進講 天威不違
顏咫尺欽仰聖學日就退而與諸臣私相語中
心喜悅夜而不寐謹著君德之戒二篇數百餘
言以進言雖鄙拙亦或有補於修德之萬一云
君德之戒上篇百有十七言

德莫善於克一治莫善於保民政莫善於戡亂業莫善於立極聖人勉之

德衰於逸欲治衰於讒佞政衰於私昵業衰於怠荒聖人戒之

德衰則禮壞治衰則民散政衰則國弊業衰則國亡聖人懼之

聖人為之父子君臣以立紀綱以定天下有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紀綱乃亡邦國乃亂聖人憂之

君德之戒下篇百有九言

玩人者喪德玩物者喪志成德見於行善政見於事顯善威惡政法之大經明慎克勤思不失先王之謨訓

揔攬權綱重勢在上令人知畏法以禁絕其邪心思不墜先王之大業

斥浮妄勉忠信嚴戒屬戒逸豫有言遜于所好必察於私枉有言逆于所欲必察於公正以承億萬無疆之休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別紙戒誨之辭無非憂愛之衷悃予雖不敏可不置諸左右而服膺焉

記言卷之五十一終

